



白沙集

附三

行狀
神道碑銘
墓誌銘
墓表

廿十子

16
2329
14



和
2329
15-14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目錄



行狀

神道碑

墓誌銘

墓表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文忠公李公行狀

公諱恒福字子常其先慶州人遠祖文忠公齊賢用
文章德業為高麗名相世稱益齋先生考曰夢亮事
中 仁 明三宗官至叅贊娶崔夫人以嘉靖丙
辰十月庚子生公生而不乳者二日不啼者三日家
人憂之叅贊公使醫史筮之賀曰無憂也是當貴極

人爵稍長岐嶷俊偉有識度迥異凡兒叅贊公竒之
曰此兒必大吾門八歲始授書聰悟絕人叅贊公命
以劒琴作駢句公應聲曰劒有丈夫氣琴藏太古音
聞者知其將大成九歲而孤哀毀如成人食素終三
年十二三時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物之志嘗著新
襦隣兒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卽解以與之又嘗脫
所著履以與人跣而歸崔夫人欲試其意陽怒呵之
公對曰人有欲者不忍不與崔夫人嘆曰此異事也
甫成童雄健喜勇善少年之戲角抵蹴踘崔夫人聞
而切責公痛折節力學十六而崔夫人卒居喪幾滅

性服除遊學宮學益成聲譽藹蔚二十五擢庚辰文
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明年選入藝文館為檢閱
宣祖將講通鑑綱目 命大學士預簡材臣可備顧
問者栗谷李文成公舉五人以進公實與焉 賜內
藏綱目一帙且 命勿煩以吏文漢語試射等諸冗
藝尋 賜長暇讀書選入玉堂為正字甲申陞著作
論大司諫李滉朋比當遠以此大忤當路遂引疾三
告 宣祖下教曰李某不可離玉堂其令斷來章尋
陞博士乙酉春移授藝文館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籍
拜司諫院正言以薦拜吏曹佐郎知製 教銓郎世

號熱官而公處之蕭然如寒士有二朝士在館職陰
規入銓賓客多為遊說公素惡其為人邈然如不聞
也者尋適為修撰丙戌又拜正言丁亥陞校理戊子
復入吏曹為正郎己丑適為禮曹正郎鄭汝立謀反
事發上親臨鞫囚公以問事郎入侍明敏稱旨
宣祖每名呼公曰使李某傳說同僚拱手不敢望每
大臣議讞公周旋其間務從平反所全活甚多庚寅
陞應教歷議政府檢詳舍人陞典翰嘗侍講筵宣
祖特召公前道問事時事而亟稱高才高才拜直提
學未幾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庭試文臣公

居魁賜厩馬辛卯春遽為戶曹叅議精核要會節
縮冗費纔閱月庫藏充牣判書尹公斗壽大器之歎
曰文翰士乃能辦錢穀真通才也策治逆勳賜公
推忠奮義平難功臣之號會士禍起鄭相公澈為禍
首三司文致將詆以不道以上鄭公竝譴江上時禍
機甚急門生親舊怵迫不敢問公獨歷訪從容移日
人皆為公危之未幾公為承旨臺諫請以鄭澈罪案
榜示朝堂劾公緩於奉行罷職尋復拜承旨時名流
之忤時議者一切目以黨人次第貶謫殆盡有臺官
挾前憾將寘公竄黜中大司憲李公元翼力救之公

白雲集附卷之三
四
賴以免序進都承旨壬辰四月倭奴大舉入寇申砮
敗報至中外震駭 上已定西狩策 命左相柳成
龍為留都大將公謂同僚曰左相留此無能為今將
赴愬 上國辭命必須其手請改命 上許之賊報
日急公自斷殉國每公退處外舍闔內門禁無以家
事關我與兄姊相訣側室泣請一面亦不得是月晦
大駕將發百寮未集天雨夜黑 中殿獨與女侍
十數人步出仁和門公執燭前導 車駕夜渡臨津
明日 上召從行諸宰以鞭叩地問曰事至此策將
安出諸宰未對公首言我國兵力不足以禦賊唯有

西赴乞援 天朝耳 上曰善到松都特陞吏曹參
判鰲城君 命護二王子先詣平壤既而 車駕亦
至下 教曰李某久在近侍志慮貞亮宜陞擢委以
重任尋 特授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管拜大司憲
與李公德馨入對請亟 奏請請援兵大臣初與公
異公力爭議乃定分遣三調度管軍興卒成再造功
者公之謀也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
春秋館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不守
賊進逼沮江李公德馨請乘船邀見賊將玄蘇調信
以圖緩兵即不從將取二賊頭公謂二賊甚微殺之

白雲集附卷之三
五

不足以損賊徒先負不義名非計也事遂已 上集
諸從臣議所幸或言咸興僻遠多兵糧可守公與李
公德馨屢爭以為咸興隔遠 上國不可幸宜幸寧
邊 上從之公與李公各請自赴遼東求救 上不
能決有言本兵不可遠去者 上然其言 命李公
往公解驂與之灑涕而別賊兵漸進官軍相繼潰
上夜召諸臣議曰事急矣予當內附第父子同渡鴨
江則國無主矣世子可留奉 廟社主諸卿誰肯從
予西渡者羣臣未及應公泣對曰臣身健無父母願
以死從 殿下 駕次博川急報至 上命促駕發

夜已二鼓矣天雨路澁侍衛者不滿數十人公謂官
屬曰前衛甚踈吾屬不可在 駕後遂策馬先導
駕到義州城中居民皆驚散公請修葺廨舍以示久
駐意吏民果稍稍還集公又建言湖嶺三路不知
行在所駐宜急遣使宣諭令起兵勤王 上從其言
遣尹承勳由海路往湖南自是 朝命始通諸道勤
王之師稍稍起矣巡察使李元翼慮禁旅單弱請分
戰士入衛公却之曰戰卒用以破賊請別抄民丁補
禁衛先是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兵部尚書石星
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應暘初頗疑我請見倭書公在

都日已慮及此自齋辛卯倭酋嫚書以來及是以示
應賜應賜疑大釋至拊膺大慟歸具以實報東援之
議遂決 天將祖承訓史儒將兵三千先至公曰祖
將躁而無謀軍必敗進兵平壤果大敗儒死承訓僅
以身免歸反誣我助倭寇公請遣大臣赴廣寧辨誣
又請遣使上 奏催發大兵十二月提督李如松率
五萬兵東渡公見行師有紀律白 上曰師必有功
但幕下有鄭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異日沮大計者
必是夫也癸巳正月提督進擊平壤賊克之追賊至
碧蹄遇覆不利提督氣挫遂為和議所撓鄭趙實主

其謀公言果驗矣京城賊既退公力請回 鑾十月
車駕還京十一月行人司憲奉 勅來公為遠接
使往迎之會 皇勅令 王世子同戶兵官前往全
慶視師以公長司馬遂解僨任陪 世子以行甲午
春湖西賊宋儒真反分朝諸臣欲奉 世子還朝以
避賊公上劄較其非計 世子從之賊亦尋平 世
子在洪州欲移駐保寧之水營使公往審之公還詭
對以為不可駐或疑之公曰永保亭勝槩冠湖中恐
火主居之啓異日侈蕩心識者服其遠識乙未拜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叢禁

府事丙申 皇朝遣使冊封日本酋副使楊邦亨請
得公為接伴使 上許之公既辭朝乞解東銓文衡
拜議政府右叅贊楊使敬重公甚至常曰東方有此
人物何可以外國輕之既入倭營正使李宗誠謬聞
賊將加無道脫身夜跳遠近大震楊使急令公馳白
于朝公疾馳二晝夜到京則李使已至賊亦終不動
焉初公見李使謂人曰綺紉子徒事文墨必辱命已
而果然人謂公知人冬楊使還公送至境丁酉復判
兵曹 皇朝再舉征倭楊御史鎬經理軍務檄召戶
兵工三曹官來候境上公往迓于九連城應對悉中

機宜以病遽尋復長西銓公自壬辰來凡五判兵曹
屬大賊充斥 天兵水陸驟集凡事關軍旅者靡不
歸之本兵公隨宜措處沛然有餘地恒蓄羨布萬匹
以備急時之用楊經略服公才猷每遇事之難者必
曰須李尚書李尚書戊戌秋 皇朝贊畫丁應泰誣
劾楊經略 國家為經略上 奏保留應泰因此噉
我國切齒上本構誣詞極憎深 宣祖震驚將遣大
臣陳辨意在領相柳成龍柳公不以時請行 宣祖
怒柳公以劾去遂拜公議政府右議政進爵府院君
為陳 奏使公再上劄力辭願假銜充使 上曰欲

求辨誣而先欺君可乎公不得已拜命兼程赴都
既進奏遍詣閣部呈文痛辨閣部諸公既敬公儀
表又見文辭明剴益稱歎競以茶酒延款曰國耻自
雪無憂也天子遂命革應泰職因降勅慰諭明
年公竣事還宣祖大悅特賜田僮論者以應泰故
歸罪接伴使白惟咸下獄三省會鞫公為委官上讞
白其寃狀宣祖原之朝議攻柳相益力以甲午主
和故公上章自劾以為曾贊和議不敢倖免遂引疾
免久之宣祖教曰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
罪人也庚子拜都體察使兼都元帥宣撫湖嶺諸路

請寬湖南力役又上安民防海十六策上多用其
說南土順賴夏拜領議政召還懿仁王后上昇
公從喪詣山陵宮人失火延燒靈幄殿變出倉
卒人皆惶惑失措公從容指揮救滅火已招禮官使
速行慰安祭遂奉梓宮襄事如儀皆且行且馳啓
竟以是日反虞聞者服公能處變也屢乞釋負上
不許敦諭甚切公乃起視事上命薦學行士公以
金長生申應榘李基高應旨嘗入對論治道曰上
能開誠心布公道下能破朋黨勵廉耻今日急務無
出此者上稱善建州夷酋貽書請通好公議曰此

首受爵 天朝本國義無私交且必為後日憂請謝
絕其使至壬寅春時事大變三司論成牛溪渾將追
加之罪公草劄以為渾負儒林重名不可罪會有人
承柄臣指上疏擊公謂公黨鄭相澈公遂引告劄不
果上竟以是免相既就閒杜門謝客遍讀經傳及瀛
洛諸書課程甚嚴雅性喜山水日多遊中興洞壑
至是每值佳辰輒從一二子姪匹馬往遊吟嘯竟夕
而還 宣祖素重公雖去位恩禮猶不衰甲辰元日
白虹貫日公應求言 下旨上劄極論闕失有曰推
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人服其剴切策扈

從功公為元勳 賜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盜殺宰臣柳熙緒賊不得捕盜大將邊
良傑窮治其獄坐謫熙緒子亦杖流首相李公德馨
疏論忤 旨遂罷相公代李公復相累辭有曰良傑
之貶臣心實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即已言之臣臣
即未言之德馨罪雖未彰何忍匿情章八上乃 許
丙午對馬島夷義智遣使請和柳永慶當國建議使
執送壬辰犯 陵賊義智詐取二死囚來獻皆年稚
在壬辰未離髻鬣者永慶欲自功將獻 廟肆赦公
請戮之境上以示倭使 朝廷竟用永慶議有金稽

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蓋永慶諷之也 上下
其事希望之徒爭相傳會公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
哀安桓靈在下非之者周張程朱羣議乃定事得寢
初 宣祖無適嗣光海在儲位久多失德會 宣祖
久寢疾傾危樂禍者煽鼓讒言而鄭仁弘之疏入矣
人心疑惑中外遑遑無何 宣祖昇遐翌日光海襲
位時臨海君年最長地逼素多過失家聚無賴蒼頭
光海積疑忌命集兵衛闕宮門晝不開者踰月有言
官詣公議公曰 王子在喪次反狀未著何遽置辟
居數日三司密啓臨海謀不軌流之喬桐公預憂有

他力陳全安之義首相李公元翼都憲鄭公述所論
與公合論者譁然謂之護逆遂為縉紳禍階 因山
既得卜竒自獻挾左道鼓異議公上劄辨其妄遂從
初卜大丘府使鄭經世上疏論外戚柄政之非光海
怒謂語涉 先朝將下之理公再啓力救經世得免
只削職四月拜左相兼都體察使為揔護使 穆陵
既畢三司請誅臨海公執前議不變鄭仁弘上劄攻
主全恩者公再上劄辭不許辛亥夏仁弘上劄詆文
元文純二先正不宜與文廟祀大學諸生上書訟辨
削仁弘儒籍持平朴汝樑仁弘徒也許啓之光海怒

令覈倡議者禁錮諸生聞命捲堂而去公再上劄極
言仁弘挾私詆先賢多士同憤不可罪繼而言者益
衆光海強從之先是舉人任叔英對策譏斥官禁考
官取之既上名光海命削之公諫不從至是入對歷
陳二先正無可議任叔英不可削科光海意解命復
叔英科公既積忤仁弘仁弘必欲中傷公其徒投章
毀公者前後數十百人公求去甚力自公開體府光
海亦重公德望頗委任公凡西北差遣悉以委公公
每辭不得命羣小用是甚公愈甚仁弘又嗾人上疏
言體府兵權太重宜罷公又乞免詞甚危迫章凡二

十上猶不許壬子金直我獄起詩人權鞞坐詩語逮
繫當考訊公離席泣諫光海不聽鞞竟杖死公痛恨
不已術士李懿信倡妖說請遷都交河光海頗惑其
說公痛斥之癸丑策衛聖翼社亨難三勲非公志也
無何死囚朴應犀受奸人指上變事延興府院君金
悌男闔門被誅公以微累出郭待罪光海宣召詣鞠
廳時永昌大君甫八歲三司指為逆魁交章請誅之
政府獨不肯廷請羣小忿然不已禍且不測有二宰
臣夜造公以禍福誘脅公不為動子姪輩涕泣言願
為百口地公毅然奮髯曰我受先朝厚恩位台鼎

今老且死豈忍撓志負君自隳名義吾志決矣勿復
言兩司日侵相臣公獨特前議掌令鄭造尹訥等希
旨倡言 大妃失母道當廢公謂李相德馨曰吾屬
得死所矣此輩齷齪人動以討逆為辭又誣引春秋
以惑上聽夫臣而廢君之母此非真逆乎子無讎母
非春秋大義乎吾當引經據義進一疏痛破邪說李
相欣然曰公試具草是日公歸第不脫朝衣坐外堂
矐視不語子弟入請故公長吁曰三綱滅矣能為國
乎我義不忍坐視當捨死盡言期昇尸歸耳大司憲
崔有源素敬公公勗之以義有源用公言遂斥造訥

造訥之說不得行公之力也公草疏示李相李相稱
善會公以誤薦鄭浹遭劾去疏不果上公既被劾一
僮控馬出東郭僑居于江干至秋移寓蘆原村舍斗
屋蓬戶䟽糲不給處之晏如也唯潛心讀書暇則杖
屨倘佯山溪間以自遣嘗微服跨驢往遊清平山遇
者不知其為公也長男星男為賊奴所誣繫獄家人
欲以賄免公痛止之仁弘忌公愈甚風兩司請削黜
光海寢其章丙辰築小屋于忘憂里自蘆原移居焉
至明年冬廢母之議又起爾瞻筠等嗾無賴子投疏
罪狀 慈殿語絕悖逆光海下其章令百僚議時公

已感末疾忽大雷震公愕然曰天其戒告之矣頃之
樞府郎來收議公扶起奮筆草議略曰不審誰為
殿下畫此計者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
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離母之
義況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
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
為至於 黜竊我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
烝乂曰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朝野聞者為之
髮豎或有泣下者邸吏錄公議至手戰不能下筆三

司請絕邊圍籬安置久之只命遠竄禁府議配所凡
四易地始定配于北青戊午正月始就途公自料必
不歸命家人悉以衣衾歛具自隨又戒諸子曰事國
無狀獲此罪譴我即死無以朝衣歛只用深衣大帶
既到配舊風復發寢劇至五月公夢 宣祖臨軒柳
相成龍金相命元李相德馨並侍李相請宣召公公
既寤歎曰吾其不久於世乎居數日疾遂革是月十
三日卒得年六十三隣邑士民間計會哭者不記其
數咸興前正郎韓仁祿等定平士人張應時等永興
士人朱士龍等安邊士人張應井等各撰文致祭嶺

南士人鄭杲等千里俾人致賻皆公素未嘗識者也
諸孤奉喪歸用是歲八月四日窆公于抱川先兆北
青及抱川人士至為公鳩材建祠國家禁之而不能
止公議之在人心其可誣哉公天資甚高軒豁有大
度身長不踰中人而儀貌魁偉風神凜遠其清白孝
友蓋得之天性敦睦收族有古人家法少時豪爽嘗
悅一官妓忽自念情有所偏必害于身心遂痛絕之
自後絕不近聲色壬辰之變執勦爰舍周旋先後竭
知盡瘁中興謀猷大抵出於公者居多立朝三十九
年為冢宰者一司馬者五議政者四元帥者一體察

者二出入將相餘二十年其規畫建白奕奕在人耳
目者不可一二數功存 社稷澤及生民清如水玉
重如喬岳 國家之柱石士流之冠冕至丁巳一疏
扶倫紀樹正氣磊磊軒天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
始釋褐嘗謁栗谷李文成公文成公知其國器謂曰
我有歸志子其訪我於石潭時文成公方秉銓嚮用
公嫌於形迹不能數叩函丈未幾文成公下世公終
身以為恨晚而嗜學不規規於章句度數而獨契本
原嘗著涵養銘詞意超詣有自得之趣又著耻辱書
床養夜誠朝警夕五箴以自省焉為文章有奇氣邁

放俊捷不蹈蹊迳筆蹟豪宕有法少解丹青有妙致
既而輟不復為所著詩文集若干卷朝天唱酬錄
一卷奏議二卷啓辭二卷類編禮經要語曰四禮訓
蒙者若干卷參合左氏內外傳曰魯史零言者十五
卷藏于家公既沒光海亦為驚悼命復官爵及今
上卽昨命有司致祭嗚呼天若假公以年使得際遭
今日其光輔中興功烈豈可量哉公別號弼雲晚稱
白沙既譴居野外又稱東岡配曰貞敬夫人權氏子
男二人曰星男井男側室子曰奎男箕男維竊念公
德業之懿履歷之詳國史所載萬口所傳非可以虛

辭揄揚也謹撮其著者論撰如右以俟知言君子之
採擇焉

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臣資憲大夫新豐君兼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

筵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張維謹狀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宣祖大王之二十五年而日本酋秀吉大舉兵入寇

白沙集附卷之三
京都陷 車駕遷惟時有臣請援 天朝再恢 宗
社乃惟曰白沙李公廢主卽位誅夷同氣謀廢 慈
殿奸臣李爾瞻鄭造等從吏之天常滅蝕環三千里
殆淪於縱目之域惟時有臣抗言正告扶樹彛倫乃
惟曰白沙李公談者曰中興之績被於海東而已民
紀植則立萬世之孝順優於天下矣公以言獲罪累
于北荒談者曰公固得死所矣國其如何俄而公卒
於纍而至癸亥今 上反正復官 賜祭談者曰其
庶幾哉國有教矣蓋以公存亾榮悴亾世運興喪也
東陽申欽聽於一國之談者曰此輿情也夫此公議

也夫茲非天之有定也乎肆次其事烈載之神道之
石曰公諱恒福字子常氏出鷄林其始有沙梁部大
人謁平者翊羅祖為宗臣胄支遂綿至麗彌盛其著
者曰文忠公齊賢世稱益齋先生云入本 朝有官
工曹叅判者諱延孫寔生崇壽僉知中樞府事公高
祖也曾祖曰成茂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書祖曰禮
臣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贊成公有隱德嘗
卜兆於抱川曰我後聯二世必達公考叅贊公果應
之叅贊公諱夢亮歷事 三朝以清儉忠孝聞 贈
領議政始林府院君妣曰全州崔氏結城縣監崙女

訥軒李公思鈞外孫也 贈貞敬夫人有壺範嘉靖
丙辰生公生而不乳不啼家人驚異之會有瞽師到
門叅贊公使筮之筮畢賀曰鼎軸之繇崇於公二級
甫數朞峻拔岐嶷嬉戲與凡兒殊稍長沈深有度顧
眄偉如語嘿不苟識者知其為昂霄材也八歲屬詩
出語驚人九歲叅贊公卽世致毀如禮十四五已踈
財好義雄健不羈善角抵喜蹴踘當街賈勇諸少年
莫敢埒大夫人聞而戒之曰未亡人朝暮入地汝乃
從無賴子弟遊吾死不瞑矣公泣受教刮磨豪習恂
恂也辛未大夫人卒啜粥居廬服闋托于姊閔氏嬾

摘經辨志居業遂薦藻思橫放壘壘逼古一時名勝
願識其面權相國輟聞其聲歸以孫女卽都元帥慄
之出也相國一見期以公輔萬曆庚辰登 謁聖丙
科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辛巳藝文館檢閱癸未
宣廟將講朱子綱目預揀才臣 賜中秘所藏帙以
肄之膺簡者五人公與焉栗谷李公珥實進之栗谷
道學文章伏一世公一見有言下之契旋 賜暇湖
堂薦弘文館為正字著作博士乙酉春授藝文館待
教奉教成均館典籍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知製
教考功世稱熱官公居之淡若散署庭無造請座無

生客日與里閑遊從清坐相看有二顯官怙時望要
公推轂已入銓地多居間餽公公惡其為竟不應二
官交憾公歷修撰正言校理吏禮正郎己丑冬以問
事郎叅鞫鄭汝立獄 宣廟親臨論囚公應對周敏
趨踰中節目覽耳受口詢手書僚案袖手吏胥聳觀
驚以為神 宣廟亟才公每事必畀公公愍囚多株
連不遑斷啓倖禍者心當亭疑務平反傅生議薦數
從中文書或恣恣者必諦審於當事者不徒執管成
案為也庚寅夏應教轉議政府檢詳舍人秋錄平難
功公以問事勞例策三等勲移典翰嘗侍 經筵

宣廟呼公前談公鞫獄時事稱高才者累十言躋秩
以獎之進直提學 特加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
旨擬大用公也辛卯春除戶曹叅議才一月曹務無
恙懣者庫藏無罅爨者尹相國斗壽為判書顯重公
曰文翰士乃復能錢穀耶時有孽臣洪汝諄者綱一
世士將魚肉之公以承旨亦被波及罷夏叙復除承
旨害公者猶未艾二官之挾前憾者抵間而起謀寘
重辟李公元翼適秉憲以身爭之乃己壬辰四月倭
寇猝至公為知申事居噓噓欲以身徇節自聞賊報
公退就第填闔處外飭家累無溷我側室求一面不

得泊 大駕西出百僚皆散宮中虛無人兩注天黜
夜四鼓 中殿獨與女史十餘步出仁和門公執燭
前導 中殿顧問慰勉備至 駕薄臨津上下相失
公同兵曹郎徒安召集徒眾於泥淖中至東坡驛
召大臣及尹斗壽問計公首言我國兵力無以當此
賊惟有西赴仰籲父母之邦到松京拜吏曹叅判鰲
城君加嘉善大夫令護 王子先詣平壤 駕至拜
刑曹判書兼都摠管加資憲大夫未幾授大司憲賊
既大蹂京城急欲踏兩西而撤掇之也廷議無定筭
勦勦而已公與漢陰李公德馨協策建遣請 天朝

兵又設三調度以管軍興其卒成再造烈者此為之
兆也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事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失守或言
當守平壤或言咸興可據公與左相尹斗壽力陳咸
興非計請幸寧邊然羣議猶主咸興 中殿東嬪先
向德川以取咸興路而賊已逼於泚水矣漢陰公請
出見賊將玄蘇調信謀緩兵曰兵苟無緩當斬兩將
頭來公止之曰堂堂 國家豈可為盜賊事 駕離
平壤與漢陰申請進住寧邊且自請赴遼東求救兩
公爭往至夜分 宣廟用沈忠謙言遣漢陰入遼公

送之南門解所駮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
漢陰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灑涕而別聞者易
容守灘諸軍又潰 宣廟夜召諸臣議內附曰父子
同渡鴨水國事無可幾世子宜奉 廟社主分往予
帶若干臣僚入義州從予者誰羣臣莫對公泣對請
從 駕次博川 中殿自德川來會而平壤陷報至
宣廟趣駕夜發扈行者多道亡天雨道隘公慮有
倉卒謂椽屬曰前茅甚踈吾屬皆兵官可先導疾驅
而前 宣廟問知為公益重之 駕入義州公言漢
南諸路必謂 大駕已渡遼急發使諭湖嶺起兵勤

王且令知 行在所住自此朝廷命令得通而勤王
之師起矣先時遼左有行言朝鮮導倭入寇兵部遣
指揮黃應暘密覘我公在朝時已虞有此事求辛卯
倭書來乃進之應暘疑大釋歸報 皇朝始議出兵
祖承訓史儒等將三千兵先至朝野皆言指日可捷
公曰祖將躁而寡謀軍必敗果大衄承訓歸至誣我
兵反助倭賊公請遣大臣伸辨又請遣使乞發大兵
冬提督李如松提兵四萬過江而東公見其行師白
上曰必成功但幕下有鄭同知趙知縣兩人用事
恐有沮撓癸巳得大捷復平壤城而既又掣於和議

不更戰實鄭趙二人為之也京師復力請 回鑾十月
宣廟旋軫舊都行人司憲奉 勅來未有先聲
朝廷猝知之授公遠接使受 命即行行人兼程疾
馳所過郡邑失措賴公先後館待無缺 皇朝勅
世子同戶兵官進理全慶軍務公以兵官故解僉任
陪 世子南下甲午春湖西賊宋儒真反分朝諸臣
欲奉 世子會 大朝避賊公上劄止之頃之賊平
秋 召還兼舟師大將筭舟艦資魚鹽以息之備綿
布三萬匹輸之度支乙未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義禁府事丙申

皇朝冊封日本副使楊邦亨欲得公為接伴使
宣廟許之公既辭朝乞解東銓文柄拜議政府右叅
贊邦亨敬禮公曰東國有此人何可以外國輕之公
指正使李宗誠曰徒綺紈文墨爾必辱命後果然冬
送楊使丁酉春判西銓楊經略鎬統大兵東來難其
僉推公公辭不赴同戶工官見經略于九連城其條
列荅問俱彬彬光國九月病免十一月復授公凡五
長兵部一長吏部處心貞亮關節不及擬用除擢唯
視其才一徇公議無敢以他路進官方有序仕途以
澄朝廷僅存墻壁而士大夫稍知廉隅者以公之在

銓席也其兵部也丁水陸 天兵之湊事關本兵者
大者迅雷少者牛毛公造刃中窾積而不苑楊經略
每值冑繁必曰李尚書云公去部有萬匹布溢於恒
用之外部中傳以為李尚書歲久而猶守之近世稱
兵部者言粟谷李公公足當之而以時之劇易言公
有加焉戊戌秋 皇朝贊畫丁應泰誣搆我國上奏
宣廟震驚大拜公右議政加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封府院君為陳奏使公屢辭不獲 命星夜倍道進
奏日詣內閣禮兵部操文陳說辭語明剴禮容都雅
諸官拱手唯諾曰國耻自湔公無憂也 帝賜勅褒

之革應恭職已亥復 命宣廟大悅錫土田臧獲以
嘉之時議以應泰誣奏移罪於接伴使白惟減下獄
當罪公為委官心知其寃奏讞甚晰 宣廟原之尋
控免庚子拜都體察使兼都元帥視師南土上安民
防海十六策夏以首輔還六月 懿仁王后薨時屬
干戈儀軌典籍燹滅無遺公指授裁量節文不忒
梓官下 山陵夜半失火上下惶惑公當變不錯處
之有方以是日克葬反虞辛丑乞釋負不 從公復
起請節經費正田制開誠心布公道礪廉耻 宣廟
嘉納秋奴酋通書請媾公言此酋受爵 天朝人臣

義無私交且為後世虞請謝絕其使壬寅春三司交
章論成牛溪渾公上章救之未及進有人承柄臣旨
徑上疏專攻公公引告而撼公者益衆卒以是去位
甲辰元朝白虹貫日 宣廟求言公極言天人之際
終之曰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世以為
知言夏錄扈 聖功公為元勳辭不 允拜領議政
亦控免丙午秋馬島夷義智詐械二死囚稱壬辰犯
陵賊來獻求和時柳永慶擅國欲自功將行獻俘
禮以夸耀之公欲誅之釜山以示倭使永慶故拿訊
無所得丁未十月 宣廟疾大漸公受 命祈于

宗廟翌日少愈乃於戊申二月一日 賓天二日廢
主踐阼 宣廟以日月之明秉乾剛之德早挈神器
托于廢主廢主在春宮十七年矣不幸 宣廟寢疾
經年樂禍喜功者因以揣摩塞竅匿端煽俑飛箝以
惑人聽鄭仁弘封疏入而人情尤眩亂禍端無窮先
以臨海君為注中外遑遑衛士擐甲守闕宮門當晝
不開者累月有一諫官以臨海事來問者公曰服喪
王子形迹未著胡遽置辟三司密告臨海不軌當
流絕島公請全恩論者日以護逆全恩之說為善流
禍本四月進左揆兼都體察使為摠護使六月封

穆陵纔畢三司請誅臨海且咎相府不廷爭仁弘繼
之斥全恩之非公上劄再辭不許辛亥仁弘封疏厚
詆晦齋退溪兩先生不宜祀孔廡泮儒上疏辨之削
仁弘儒籍仁弘之徒朴汝樑訐奏之廢主令覈出首
議者禁錮公愕曰亡國之舉也通宵搆劄至曙上之
諸生聞上命捲堂而去公又上劄陳之及引對備
錄晦齋事四條上之仁弘由是大銜之駭機漸作名
卿善士重足累喘讒譖蝟集以擠公為先務乃倡體
府兵權太重之說欲必陷之死地公日事求去而至
壬子金直弒獄起矣廢主日御鞫廳絲毫以上皆躬

斷之公隨事匡救詩人權輶以詩得罪並繫訊公離
席苦諫不從術官有以遷都之說進者宰臣多和附
迎合上旨公直言折之四月朴應犀上變事有不
忍言者烈於戊申矣被告之中有武人鄭浹者公所
未識也有他大臣薦之公擬於邊守及是辭連當坐
公不赴朝三司請誅永昌大君而政府無廷請舉有
宰臣二人連日夜至公所誘以禍福危辭喝語使人
髮豎子弟涕泣迭諫公捋鬚毅然曰吾受恩兩朝
位台鼎十六年豈以垂死之年自取污蟣厚負兩
朝其宰知不可回顧而之漢陰如語公者後日公與

漢陰俱在鞠廳臺官以大臣不伏閣顯斥之漢陰謂
公曰子將如何公曰吾議在戊申之議矣獄事日急
禍釅日起臺官鄭造尹訥等首發廢 母之論公謂
漢陰曰吾得死所矣為永昌死則傷勇為 母后不
死則傷義忍使吾君為造訥之蔽也而負累於天下
後世乎今人既誣引春秋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
以破之其所謂逆未見其為逆故不敢討臣而廢君
之母真逆臣也若或獻議可進一劄是夕至家不解
朝衣坐外廊子弟入問故公曰三綱滅矣我以大臣
承不世之遇寧惜餘命忍見此耶當以昇尸為期大

司憲崔有源來見公公曰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有源
素敬公乃定議與二三僚貳於造訥其不即廢 母
由公言也公具疏示漢陰磨礪以俟公以薦鄭淡遭
劾而去事已不可諧矣廢主遽公相拜西樞乙卯家
督星男為賊奴所告下獄家人請循俗行賄公正容
止之獄尋白冬仁弘疏言公罪不止此三司請削黜
之留中不下公僦寓東郊移卜小築於忘憂里無幾
微見色猶祥山澗鹿羈不厭而怡如也聞清平水石
之勝跨一騾往賞襍於田夫野老不知為貴人也丁
巳十一月廢 母之論遂決李爾瞻金闔許筠等呼

召醜逆袖䟽赴闕濫巾東序者承喉而集日不紀其數國內鼎沸含生禿氣公寢食俱損忼慨不自已忽大雷撼宇公曰天其戒告之矣須臾樞府郎持上旨令獻議公方病侍者扶起奮筆書曰誰為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嘗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讎母之義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 黜竊之下哉為

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見者慄慄至有潛相投淚者三司請絕邊圍籬安置凡四易配所配三水而止廢主命移北青戊午正月到配五月遘疾有感夢之異曰吾其不久乎聞奴酋犯遼廣 皇朝徵我兵而朝廷不許涕下曰國不復競矣越二日不淑是月十三日也享年六十三公嘗謂家人曰事國無狀獲此 恩譴我死勿以朝衣殮用所服深衣大帶云七月返轎於抱川先塋八月窆於叅贊公墓左乙坐之原都下人民聞公行遣上自薦紳下逮諸曹故吏廝臺輿卒靡不

求謁一路村氓閭媿爭來瞻拜稱章甫者想望風儀
以為矜式洎卒遠近之承訃會哭者守宰邊將持賵
赴吊者村居士夫操文酌告者不知其幾自初終來
守門外殯而後散者亦不知其幾人嶺南士有不相
識者而千里來賻者既葬有漬綿炙鷄持三首詩及
祭文來哭墓下不留謁而去者亦莫知何人也北青
抱川諸生鳩材建宇俎豆公朝廷設禁而終莫能止
噫公何以得此於人哉義烈足以感人人心不可厚
誣孰謂公論在後世哉公風采凝遠壇宇軒豁廣顙
隆準豐頰而白皙鬚髯翩翩長不踰中人而氣蓋一

世行不治邊幅而動有規則曠乎其超乎俗也裕乎
其宜於物也光明而脫略也正大而特達也恬乎其
處順也淡乎其不滓也其奉先也儀薦於物文揜於
誠其事君也犯而無隱折而不易其友愛也奉長昆
如事親待叔仲如一己其親族也幽嘉盡道踈戚無
間其鄉黨也故舊不渝愚智同得其居室也屋漏如
康莊閨闈如位著其當官也如丁之解牛如扁之見
垣其交際也惇信扶義然諾必重其取與也清不欲
近名分不欲立異其為家也無數計之藉無遺籬之
金論人是非善善長而惡惡短處已毀譽妍媸過而

白雲集附卷之三
明鏡存具茲衆義統于大節爰自釋褐遇知 宣廟
壬辰之訖竭忠盡瘁一則公二則公總統中兵燹亂
底平入而冠冕士流出而儲胥方隅卒致黃道重明
紫蓋不愆晉位鼎鉉為中興元功卓乎事業之大足
以伯仲房杜而乃若丁巳一言撐天柱地日麗星經
身雖摧敗人道由玄方之壬辰之功不亦愈賢乎哉
少負氣義晚而好學已亥解相之後捐棄世故一意
經史求學自典謨洙泗至濂洛關閩為文自左國至
秦漢未嘗去手者二十年稟高故見亦高欲寡故理
自明語道妙則獨契昭曠之原觀踐履則不失銖兩

之細端委廟堂則九鼎大呂也披襟宴坐則丘壑雲
水也風標遐舉超軼於埃壘之表劍履黃閣帶礪山
河特公之一浮雲爾世之謗謏者無怪夫未測其涯
量而雖號知公者亦不過班之於隨世立名之列知
人信不易哉朝廷黨比相傾四十年餘賢與不肖莫
不標榜而公獨中立不倚屹乎如泰山喬嶽人不敢
訾而壬寅以來時事日乖衆正斂迹公始不安於朝
矣後雖再登台鼎而辭而不居廢主初故復入中書
以 先朝舊臣不免更出世道已大謬矣庸非邦國
之不幸耶公於文章雅不屑為而取法則古雄邁奇

後自闢一家章劄首首上薄兩京間襍江左尺牘爽
朗脫去畦迳筆迹豪逸有法老莊之玄放仙佛之妙
悟靡不領會其旨星象堪輿之家席頭改黃之藝亦
皆通曉而不加竟也嘗著涵養銘恥辱書床養夜戒
朝警夕五箴以自課詩文若干卷朝天唱酬一卷
奏議二卷啓辭二卷四禮訓蒙一卷魯史零言十五
卷藏于家公少號弼雲或稱清化真人晚號白沙又
號東岡男二人長星男蔭仕為廣興倉守次井男壬
子司馬亦仕為郡守女一人適尹仁沃側室男二人
長奎男癸丑司馬次箕男女二人一學官權試一幼

星男初娶權判書徵女生一女一男女崔煜進士男
時中繼娶判官金季男女生四女三男男曰時挺餘
幼井男娶叅議尹顛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時術女幼
奎男娶權大純女生三男一女男曰時行箕男娶朴
悌男女生一男幼 欽少也遇公於清江門下一見
卽忘年後與公對巷居三十年顧公少許可欽亦寡
合而能相與於形骸之外趣造定向間有不言而同
者晚年愈契也每抗談古今論議溢發不襲前人塗
轍自樹於曾中而高明透徹未始背於古賢其豪資
爽氣近代所未見也常幸世有知己者存孰謂公去

而欽獨踽踽也嘗論公曰使生鄒魯不啻操縵之儔
使生列國庶幾東里之故有謝文靖之標致而與時
左有韓忠獻之德量而雁於罟後乎公者其亦有朝
暮遇者乎仍記公赴謫時書曰今日庶不負遼東翟
黑子云指漢陰也欽於此淚涔涔也媿欽文不能為
惇史烏可以不朽公銘曰

昔我宣祖秉德當乾毓才貯英若苗藝田時雨膏
之條風發之惟時髦俊蔚乎昌期孰為其宗曰戒李
公繫王有命契合昭融煌煌東觀汝其會通我有
華袞汝其粉米邦運百六滔天疇濟公為舟楫縵有

衣柳斗極天奠國步如初王曰汝嘉汝我股肱界
之伊何元輔是膺遺之于後俾贊洪圖故劒旣收庶
展訄謨事有不然世矛公盾砥柱中摧台階宵隕其
說堂堂折彼之角其節卓卓何有謠詠於皇宣祖
宣祖有臣金石或泐日月長新貤官賜祭殷禮斯
溥天固有定恩實異數榮於公何辱於公何榮辱
去來公不少多一味真腴靈性則全濁世糝糠火盡
薪傳咸池扶桑乘風飄然百世在後百世在前公在
其間不愧不忤我銘詔之昧者其作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

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申欽撰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李公墓誌銘

萬曆戊午五月十三日白沙李相公卒于北青謫所
其年八月歸葬抱川之辛向原返丁筵於東岡舊廬
維時廷龜待罪郊外旣以數行文字表公之墓顏又
以一千三百餘言為文哭以祭之粵十二年己巳以
大學士張公維之狀叙而銘之其叙曰公諱恒福字

子常其始有李謁平者以沙梁部大人擁立羅祖為
佐命元功遂為鷄林大姓至麗有諱齊賢謚文忠公
世稱益齋先生入我 朝諱延孫工曹參判生諱崇
壽僉知中樞府事生諱成茂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
書生諱禮臣進士 贈左贊成生諱夢亮議政府右
參贊 贈領議政卽公考也歷仕 三朝以清儉節
孝聞娶全州崔氏縣監崙之女訥軒李公思鈞之外
孫也生公於嘉靖丙辰始生不啼家人異而舉之甫
數朞岐嶷出凡沈默寡笑語識者已知其偉器八歲
參贊公命以劔琴作駢句公應聲對曰劔有丈夫氣

琴箴太古音聞者吐舌九歲叅贊公棄世公執喪如成人䟽食終三年十四五已踈財喜施負氣誼不事細行曲謹嘗着新襦人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卽解與之歸白大夫人曰不忍見人寒而惜一衣也善角抵喜蹴鞠會大街分曹賈勇諸少年莫敢捋大夫人聞而切責公泣受教卽其日已之折節讀書痛自檢束崔夫人卒秉禮愈刻苦啜粥廬墓毀幾滅性服除遊學宮屢魁輪製聲名藹鬱權相國轍聞之歸以孫女庚辰擢文科補槐院正字選史局檢閱 宣廟將講綱目 命預揀才臣可備顧問者栗谷李文成公

舉公等五人 賜內箴綱目一帙且 命勿煩以事尋賜長暇讀書選入玉堂為正字論李潑文結汝立狀大忤當路引疾三告 宣廟教曰李某不可離玉堂其辭章勿入自博士移授奉教陞典籍正言用薦拜吏曹佐郎知製 教歷修撰正言校理復入天曹為正郎己丑逆獄公為問事郎廳敏捷如飛辨給如神 宣廟亟稱高才高才每事必呼公名他僚拱手聳觀但嘖嘖嘆每大臣議讞公周旋其間多所平反陞應教薦檢詳舍人庚寅錄功以問事勞 錫推忠奮義平難功臣之號陞典翰嘗入筵 宣廟呼公前

說鞠獄時事疊疊不已俄 命准秩陞直提學又
特加通政進同副承旨將以大用也魁文臣庭試
賜厩馬辛卯適為戶曹叅議莅任閱月事以辦治庫
藏充物判書尹公斗壽曰不料文翰士能治錢穀乃
爾真通才也孽臣洪汝諄謀捏松江鄭公澈一代士
類流竄殆盡仍榜示松江罪目揭於朝堂謂公以承
旨緩於奉行劾罷夏叙拜承旨逞憾者搆公又甚將
置重辟會李公元翼為都憲力救乃止序陞都承旨
壬辰賊報至公夙夜在公誓以身徇節衙退處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戒病妄求一面訣不許去邠日天雨

夜黑百僚未集 中殿獨與女侍十數人步出仁和
門公執燭前導是夜 車駕渡臨津擔夫皆散公步
泥淖中召集扈 行三更達東坡驛 召公入侍且
趣 召大臣及尹斗壽問計公首言我國兵力無以
當此賊唯有西赴乞援 天朝耳 上曰予意本如
此到松京 特陞公吏曹叅判封鰲城君 命護王
子先詣平壤又 教曰予素知寅城府院君鄭澈有
忠孝大節其令與卿等同護王子駕至平壤 教曰
李某知慮貞亮宜陞擢委以重任俄拜刑曹判書大
司憲與漢陰李公德馨入對更請亟奏 天朝又建

請三調度管軍興以濟 天兵糧餉再造之業實基
於此拜兵曹判書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同
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失守羣議請幸
咸興公與尹相斗壽言此城不可守則當幸寧邊若
一踰嶺北便隔 上國更何望乎賊逼沮水漢陰請
乘船見賊將玄蘓調信謀緩兵事若不諧暗帶勇士
斬二首來公止之曰堂堂 國家豈可行盜賊謀計
遂已 駕到寧邊公請赴遼東求援漢陰亦請自往
沈公忠謙言李某方判中兵不可去遂遣德馨公送
至西門解驂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漢陰

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聞者易容江灘軍潰
宣廟夜召羣臣議內附 教曰父子同渡鴨水國事
無可為世子宜奉 廟社主分往子帶若干臣僚入
義州從予者誰羣臣莫對公泣曰臣既無父母又無
疾病請從 上動色次博川平壤陷報至促 駕夜
發扈臣多道亡會天雨晦暝公慮有倉卒疾驅先導
上益重之至定州公請住數日以待賊報先發一
使慰諭義州父老且移咨遼廣備陳賊勢皆從之至
義州人民驚散公請修掃公廨示久駐意數日稍稍
還集得成 行宮模樣公又言漢南諸路必謂 車

駕已渡遼煽動思亂宜急發使諭以起兵勤王自此
朝廷命令得通於湖嶺官軍義兵頗修奔問國勢賴
振時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 天朝兵部遣黃應
暘來覘始甚疑之公在京時已慮及此自齋辛卯倭
首慢書以來及是示之黃見書扣膺大痛曰貴國為
中朝逆被兵禍反受惡名歸報石尚書痛陳實狀東
援之議始決 天將祖承訓將三千兵先至朝廷倚
之公獨言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俄進兵平壤果敗
遁反誣我助倭公請遣大臣陳辨且請催發大兵提
督李如松克復平壤京城賊亦退公力請 回鑾十

月 車駕還京百官雖依牆壁而軍情倚公為重行
人司憲奉 勅來公為遠接使迓於中途 天朝勅
諭 世子進理全慶軍務公以大司馬辭僉任陪
世子南行湖西逆賊宋儒真反諸官欲奉 世子上
京以避賊公上劄曰 鶴駕南下民皆引領今因潢
池小醜未有 召命顛倒西上非計也宜宣布德意
率勵士衆速圖討滅無貽 君父之憂也賊既平株
連者械繫相屬公啓言逆賊非如鳥獸魚鼈處處恒
產之物豈有若是之多乎聞者韙之乙未吏曹判書
兼兩館大提學 天朝遣使冊封日本副使楊邦亨

顧得公為接伴 上許之辭朝鮮東銓文柄拜右叅
贊邦亨敬禮公曰東國有人丁酉復拜中兵楊經理
領大兵東行要見戶兵工判書公逆于九連城應對
周敏經理嘉獎公凡五長兵部內抒國難外應天
將才略中機宜沛然有餘地銓注公明武弁彈冠相
慶恒蓄萬匹布以應需用經理遇難事必稱李尚書
贊畫丁應恭搆誣我國上 奏參劾 宣廟震驚閉
閣不視事羣議大臣當往陳辨首相柳公成龍不即
請行 宣廟特拜公右議政為陳 奏正使余為副
使疾馳進奏 皇帝並下應恭疏命五府六部九卿

科道一併看議來說公與一行諸官日詣東閣操文
陳說辭語剴切多官聳歎覆奏痛瀆國恥 皇帝命
革丁應恭職為民回籍 賜國王勅獎諭 宣廟大
悅 錫上田臧獲時議攻柳相成龍主和公上章自
劾以為曾贊和議不敢倖免遂引疾章十四上乃遠
宣廟教口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罪人也
庚子拜都體察都元帥宣撫湖嶺諸路上安民防海
十六策夏以領相 召還奉 懿仁王后喪詣 山
陵宮人夜半失火燒 靈幄公指授禮官襄事如儀
不爽毫髮建首通書請和公曰此奴受爵 天朝本

國義無私交且必為後日憂請謝絕其使 宣廟命
錄扈從功以公為元勳公上劄固辭 宣廟諭以孤
忠勁節實 祖宗之忠臣 賜忠勤貞亮竭誠効節
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壬寅奸臣嗾鄭仁弘使其徒
文慶虎上疏謂成牛溪渾搆殺崔永慶交章請罪公
聞而瞿然上劄極陳以為崔永慶之被逮也成牛溪
在坡州移書力救之慶虎之疏搆也非實狀劄未上
奸人承柄臣指上疏擊公謂公鄭澈之黨公遂引告
七上章乃免公雖去位 宣廟禮遇不衰大事必咨
甲辰因上劄極論闕失島酋義智詐械二死囚稱壬

辰犯 陵賊來獻求和公欲誅之境上柳永慶欲自
功誇詡力請訊問竟無所得有金稽者受嗾疏請追
封德興大院君 上下其事公議曰此事行之者哀
安桓靈非之者周程張朱羣議乃定臨海君年最長
居地逼家聚無賴會盜殺宰臣柳熙緒捕盜大將邊
良傑以窮治其獄坐謫首相李公德馨疏救忤 旨
罷相公代為領議故上劄累辭曰良傑之謫臣實心
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即已言之臣臣即未言之德
馨章八上乃遽相戊申樂禍之輩煽訛飛箱中外疑
惑仁弘之疏入矣光海襲位積疑又甚集兵衛 闕

官門當晝不開三司將密啓臨海不軌狀諫長來問
於公公曰服喪 王子形跡未著胡遽置辟其人然
公言而亦不能止獄將具公與首相李公元翼力陳
全恩之意臨海遂竄喬桐言者目為護逆遂為縉紳
間禍本 山陵既卜竒自獻得妖術欲改之公上劄
痛陳四月拜左相兼都體察使三司請誅臨海公執
前議鄭仁弘上劄攻之公亦再上劄乞解不許仁弘
上疏詆先正晦齋退溪不當祀文廟太學諸生上書
訟辨仍削仁弘儒籍其徒朴汝樛許之光海命禁錮
首倡儒多士捲堂去公聞而愕曰亡國之舉也再上

劄陳之仁弘一隊大嚼公乃以體府兵權太重之說
必欲陷之死公又乞免辭甚危迫章凡二十上猶不
許壬子金直弒獄起公行衍守正隨事匡救詩人權
鞞坐詩語逮繫公離席泣諫竟不從術士李懿信疏
請遷都公獨獻議破其妖說事遂已癸丑亮徒陰誅
死囚朴應犀上變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誣以謀逆
闔門被殺武人鄭浹辭連逮繫公以曾薦浹邊倅出
郭待罪使者三輩宣召叅鞫永昌大君甫八歲三司
指為逆魁交章請誅政府獨不廷請羣小磨牙禍且
不測有二宰臣連夜造公所賚以禍福公曰我受

白雲集卷之三
三十九
先朝厚恩位台鼎豈忍屈志負君自虧名義兩司長
官揚言於鞠廳 榻前曰羣議以大臣不伏閣為非
不敢不告公退出漢陰隨出曰廷議至此吾輩當先
及禍子將如何公曰禮云內亂不與焉何必為永昌
死也若止出置城外我當屈意從之必如三司之議
不得不立異首相漢陰遂會百僚以本仁斷義出置
關外為辭柄臣大望掌令鄭造尹訥遂發廢 母之
論公曰吾得死所矣為永昌死則傷勇為 母后不
死則傷義今人誣引春秋我當引經據義段段攻破
進一劄仍及永昌不可加罪之意也是夕至第不解

朝衣坐外廊瞠視不語子弟問故公曰三綱滅矣我
以大臣寧惜餘命大司憲崔有源來見公公曰萬代
瞻仰在此一舉有源素敬公乃定議與李志完全止
男貳於造訥其論之未即行公之力也公具劄將進
鄭浹就服獻納柳活劾公誤薦請罷公即日一奴韉
馬出東門僦居東郊大肆志於墳典暇則徜徉山溪
間疏糲不給晏如也臺官累啓削黜只適相拜西樞
仁弘疏請加罪不報丁巳冬廢 后之論已定公怏
慨不食忽大雷撼屋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
郎來收議公方病扶起奮筆書曰誰為 殿下畫此

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
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不見其有不
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子無讐
母之義况為伋也妻者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
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
為至於 難續之下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
孝烝烝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見者泣下邱
吏草公議手戰不能定筆三司請絕邊圍籬安置凡
四易配所將配三水命竄北青戊午正月到配五月
感疾夢 宣廟宣召既寤歎曰吾其不久乎聞奴酋

犯遼廣我兵不赴援涕下曰國其不競矣粵二日卒
春秋六十三公嘗謂家人曰我以大臣獲此 恩謹
死勿以朝衣斂只用深衣大帶是歲八月四日寔公
于抱川先兆遠近承訃會哭者守宰邊將持贈赴吊
者士夫之操文酌奠者不記其數或有不相識而千
里來哭者壯青暨抱川諸生建祠宇俎豆之時議禁
之而終不止訃聞光海命復爵禮葬中外聞者莫不
悲痛涕洟至有失聲哭者公孝友敦睦出於至性居
家處行迴出古人少悅一妓頗溺情忽念留戀害心
會諸友為詩以絕之自後一切不近聲色立朝四十

年出入將相累登勳籍而家無甌石朝廷黨比相傾
世無完人以公一意扶正故或未免標榜而公自超
然特立於是非之外為文章以氣為主以俊逸為宗
意到立成若不構思而自出機杼語多驚人得片
言隻字多藏去以為珍疏奏駸駸兩京筆法尤豪有
法少時汎濫諸家既博通其義又不肯竟晚喜濼洛
羣書亦不規規於箋註之末既靜居沈潛益有自得
之趣嘗著涵養銘耻辱書床養夜戒朝警夕五箴書
諸壁其自治之功又然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朝天
唱酬錄一卷奏議啓辭各二卷四禮訓蒙一卷魯史

零言十五卷行于世少號弼雲晚號白沙太常議易
名之典 賜謚曰文忠公公娶都元帥權慄女生二
男一女長曰星男次曰井男壬子司馬皆仕為郡守
女適士人尹仁沃側室生二男二女曰奎男癸丑司
馬次箕男女適學官權試一女幼星男初娶判書權
徽女生一女一男女適進士崔煜男時中繼娶判官
金季男女生三男四女女適士人李廷煥次適士人
南斗相男時挺餘皆幼并男娶叅議尹顛女生一男
一女男時術女適士人鄭知和奎男生三男一女男
時行餘幼箕男生三男二女皆幼噫公光明之表簡

潔之操如祥雲瑞日人得而覩之柱天高勲忠孝大節經濟之業正大之論為國家著龜為士林冠冕旂常紀之太史書之聲名溢於華夏德澤在於斯民奚待余寂寥腐語方可揄揚顧余與公風期契許三十餘年始為郎中為僚相與周旋左右於廟朝之間平居但見言笑怡怡一團春和至大議論大是非毅然譬立萬牛不可回既又同膺使命於危難之日癸丑之禍我遭縲紲公又罷相至于戊午公先謫此我逐郊外其艱難險阻與夫道途羈旅間居散適之際遊從最久其豪風爽氣傑句清談隨遇溢發使人驚

倒蓋有獨契而欽嘆者試記其一二公之在蘆村余携兒明漢佩酒往訪則公欣然迎謂曰吾欲賞道峯川石未遇會心人君適至矣仍以道巾芒鞋騎驢而去歷遍諸勝同宿枕流堂三更月上余方因卧公蹴余曰月色如許何睡耶携出川上忽愀然不語仰天長吁使明漢誦出師表又誦赤壁賦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想逮丁巳冬克論益張請廢之䟽四面而起陳好善全澄等請先誅公及余余匹馬曉出城訪公於東岡日火色甚急吾等當先見收矣今日之事異議者死不議者不至於死吾受祿在職理難得免公既

去朝病不收議例也公披髯笑曰死生命也且上必不能辨殺吾等或南或北不相遠則幸矣余知公意決口號短律贈公有斜陽數行淚立馬 穆陵村之句公曰以此為訣足矣遂握手而別居數日而公之議上粵一月而公請矣此皆狀中所不載而獨余知之故并記之風流文采宛然如昨日而公之墓樹已可材矣俯仰入世安得復見斯人嗚呼不得復見斯人也銘曰

沙梁千載益齋倡業聚精降靈公又挺立我公之生天具衆羨曠乎拔俗粹然離滓威鳳之祥兼金之具絕人才猷蓋世豪氣鎮物之量凝遠之姿海不可窮山不可移爰自釋褐望若神仙維時 宣廟勵精求賢謂公見晚暇以讀書一部綱目汝其佐予盛之玉堂不役以吏遇事刃鼓亦公暫試運屬艱虞擢公中兵隻手扶天黃道重明中興偉烈卓冠今昔萬務盈前談笑掃却如雲過空不留一氛乃主文盟乃登師垣入煖皇猷出宣戎略乃秉國鈞儀刑百辟國有大禮時有大議公一言決引經傳義遇坎則止不俟終日弊屣萬鍾蕭然衡泌事又大謬天紀淪夷公雖遐荒為國喑噫其言卓卓立萬世極羣兇鼓吻纍公于

北窮谷奔波爭先迎見走卒何知願識公面公安于
謫視世粃糠鈞天無人帝遣巫陽公去翩然若有所
期騎龍上天誰得以羈適來時也適去天也世之榮
辱公何與焉維茲正氣日揭星明不昧千秋凜凜猶
生

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

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李廷龜撰

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鰲城府院君李公墓表

諱恒福字子常慶州人世稱白沙先生生於嘉靖丙
辰庚辰登第選翰苑玉堂南林書堂天曹郎舍人壬
辰以都承旨西扈道拜兵判協贊中興偉績歷吏判
大提學都元帥都體察使三入相五封勳癸丑之禍
遽相郊居戊午獻議獲罪謫北青卒訃聞 命輟朝
復爵禮葬於抱川乙坐卒向原世系言行當於碑誌
中詳

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

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李廷龜撰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目錄

賜祭文

祭文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

賜祭文

致祭文

癸亥反正後
特命賜祭家廟

知製教張
維製進

宣廟在位逾四十載壽考作人有光前代如植衆材
卿為杞梓隆然樑棟萬人所庇粵自經幄以至巖廊
訐謨遠猷輔拂贊襄弘濟艱難辨雪邦誣勲德兼隆
望實允符以貽後人太平是啓天之方躡嗣德起穢
奸回內曩左腹煽慝釁構同氣事連長樂哀哀孺子
奪懷以戕忠貞既竭斂身遜荒亂如此撫彞倫墜地
金墉禍迫冠履易位孰非王臣茅靡盈庭惟卿挺特

義重生輕片言出口人紀以立淫威旋加竄身絕域
逝彼北荒微纒纒嬰幽憤未洩營魄先傾人之云亡
善類慘傷上天悔禍 宗祏重光曾是枯槁靡不响
濡眷言碩輔獨閔泉壚九原不作增予心惻爰命有
司薦此芬馥精爽未昧典刑可想一理感應庶幾來
饗

抱川花山書院 賜額致祭文

知製教趙復陽製進

維歲次庚子四月乙酉朔初三日丁亥 國王遣臣
禮曹正郎尹埏諭祭于先正臣文忠公李某之靈
宣祖在阼羣才接武孰為稱首粵有元輔生稟間氣

寔謂名世邦家砥柱士林根柢自在童幼已期巖廊
展步夷途眷注非常丁時板蕩專賴石畫策決求救
忠竭執勒名聞天下功冠中興文盟是主銓柄常膺
乃登鼎司並揔戎事出入將相經綸表裏民望著龜
天為社稷謝傅疎襟魏公盛德昏主亂常衆慝逞兇
謂母可讎禍迫金墉惟時遜野不在其位發憤抗論
天經地義爭光烈日獨任倫紀道屈身累人亡國瘁
善類長慟良史大筆平生立揚可尋本末姿惟英傑
濟以明達風度凝遠器宇軒豁蘊為德行篤厚淳備
發之事業磊落俊偉早覲宗儒知獎特異晚而嗜學

白沙集卷之四
三
游心義理有銘有箴涵養警戒直契宗旨洞見超詣
文章炳煥特其餘韻大節卓犖亦云本分清如水玉
重如山斗應無盡無應有盡有一代名賢皆在其門
人誦白沙世傳遺文正大之氣凜然猶存院宇初建
兇黨方熾公論爭激雖禁莫止揭虔俎豆百世必祀
項在 先朝實許宣額申命禮官嘉號是錫九原難
作緬懷何窮精爽不昧庶格予衷

北青老德書院 賜額致祭文

知製教金
昌協製進

惟古豪傑間世乃生勲業節義亦各殊程孰克兼之
其惟我卿爰初發跡已負雋聲 聖神在宥髦彥彙

征譬彼秋旻衆星縱橫卿在其間爛為長庚希文之
廓稚圭之宏養以經學蔚然高明值時之難擢秉樞
衡謨謀應機奔奏彈誠功冠中興莫之與京巖巖廊
廟赫赫丹青肆其彌綸將還太平日入明夷天地晦
冥羣姦異慝斲亂大經謂毋可讎邪說盈庭鼎鑊以
胥人莫敢撓卿時在野發憤氣盈引義昌言雷轟日
晶倫綱幾墜隻手以擎匹馬北征不震不驚逝矣荒
俗爭覩典刑有來樞衣踵錯門屏經承講畫如化螟
蛉匪直湘累耿介獨醒鵬集庚子神返箕星暗噫未
伸淚睫猶熒關塞楓林孰招英靈衿紳永慕及于夷

岷立廟以祀可見同情迺瞻配列有二忠貞抗節扶
義鼎峙崢嶸大冬松操烈焰金精並世同軌不容異
評俎豆一室休有光榮惟是僻遠限于予聽褒表之
典曠不舉行有或白予亟賜嘉名尚俾來者益聳瞻
聆遣官馳酌牲酒肥馨不昧者存歆此尊劔醒翁金
忠貞公

德誠丁卯配享休軒鄭
忠貞公弘翼戊寅配享

御製畫像致祭文

今上丙寅命入畫像後
製下祭文仍傳曰今覽遺像

曠世興懷製文以下其令儀曹依例致祭同副
承旨李宗迪三度呈辭還給牌招使之致祭
予自幼時聞卿深焉今覽遺像百載宛然吁嗟惟卿
金玉其質宏謨識鑑可謂第一粵昔壬辰國勢凜綴

職在知申秉燭名徹扶持倫綱萬古樹忠確然其操
精白其中知才知能吁卿一人濟濟羣彥中興諸臣
予方靜攝心在故勲爰命喉院訪問諸門何幸今日
進也殿前一覽起敬若卿登筵曠世追感一清于心
茲令禮官清酌以斟嗚呼知遇古今奚間其若有知
庶歆此盞

祭文

維年月日白沙李相國卒于三撤之謫所越七月十
二日己巳返遷于抱川之故山同月二十七日癸丑
地上友李好閑以隻鷄壺酒遣男景嚴酌以侑之曰

嗟嗟相公而至斯耶言禁不盡身老莫馳先逝者待
巨卿之至後死者無子龍之推附奠一盃萬古長辭
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弼雲李公喪柩自北青謫中返葬松楸潘
南後人悟窓杜公東亮其號者亦以罪在牙山配所謹將
菲禮遙奠于靈筵之下曰人有恒言太上立名名垂
宇宙功亦天成二者卓卓沒有令聞我豈妄語當世
子雲嗚呼尚饗

又

維年月日東陽申欽聞白沙李公之旅櫬返自嶺北
乃含哀茹慘使子翊聖敬具清酌祭于几筵文以侑
之曰嗚呼哀哉公今已矣不復作乎公今往矣不復
留乎百世一人千載一時者非公之謂乎言為綱常
道為物則者非公之謂乎公之卒也言人人殊卿大
夫之知公心者不暇於咨惜而羨其蟬蛻於濁穢曰
存順沒寧於公何悲士之慕公風者家吊而戶傷曰
世其無偉人矣朝其無宗臣矣士其無依歸矣洎而
或羞公胡無壽軍民胥隸之懷公澤者涕交淚潛兒
啼於衢曰國人望公如望歲焉雖公未還猶恃公存

公遽不祿于何其庇嗚呼哀哉劍履既輟鞞屨出城
則公方為山澤之癯矣丹書一籍北荒千里則公方
為畔牢之纍矣其與士相忘也久矣其與民相去也
遠而士之倚公若龜然民之念公如父母然童孺
之孩婦寺之微遐方絕徼不見公面目者亦咸誦公
之名記公之跡而有不能自已者焉彼媚而捏之者
獨曷故哉能褫其簪組軒裳而不得泯其宏功大烈
能繩以重辜峻法而不能遏其四方民望能以風議
鉗當世之口舌而至於千萬世聲實之在人心腹者
又將不得以禁制之也彼挫而撼之者抑奚益哉夫

若是者何也其天定也公顧何事於其間哉豈非人
無不至天不容偽所能者天不能者人耶嗚呼哀哉
嫺飾為工公任其真嗶嗶為賢公任其達人皆有比
公則獨立人皆有營公則脫略人頌公業公為糝糠
人標公節公為餘遺身都将相履以布素手扶雲漢
聲則眇嘿然茲數者俱不足以形公贊公也獨其光
明灑落軒豁舉開星辰麗空纖翳莫玷江河行地九
川皆歸儀鳳高翔衆羽挹彩臯禽長唳凡響戢音處
於萬吹之中而伸於物表混於見少之列而超乎大
方屋漏如康莊閨闈如位著玲瓏八窓闔闔由我者

庶幾彷彿公萬一而今不可得見者也嗚呼哀哉見
公之端委於巖廊者徒識其為希文稚圭而不知公
飄然遐舉之想在一丘一壑之間見公之圖繪於麒
麟者徒識其為始興建昌而不知公冲虛澹泊之操
在清水苦槩之中見公之調諧於宴居者徒識其通
介無常而不知公妙悟獨契之樂在竹素探索之際
見公之流離遷謫者徒識其為植立倫彛而不知公
安時處順之志在窮通不渝之裏如是而天不憖遺
則宜乎知者慕者懷者之慟無窮已也癸丑之夏余
罹于咎公聞余出倒屣來訪蒼黃立別有蘊莫宣四

載于田公亦在郊班荆東路目擊手分皓髮丹輔燁
如神人迹沾窮峽晨星相望篇翰雖傳儀形漸遐逮
聞珮玦關河愈遠公身雖躡公道則亨公視寵辱石
火電烟公視死生朝晡夜晝燦為箕尾者非公也耶
結為河嶽者非公也耶有涯者生無涯者知後公而
死亦復焉喜嗚呼哀哉舉余時觴尚饗

又

維年月日故白沙李先生喪車歸自謫所至于墓次
將以八月庚申永就窀穸門下生德水張維謹以壺
醪榼肴來奠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已矣哲人萎矣

百年間氣今何歸矣斯文失宗匠矣國家失柱石矣
善類失依歸矣正論失標的矣若維之愚蒙泰山頽
而失所仰矣帡幪輟而失所熏矣俛俛迷途而失指
南之導矣呼天之慟不足伸其思矣徹泉之淚不足
泄其悲矣痛矣痛矣哀哉哀哉加公以網羅僂辱者
人也處公以荒塞絕域者人也而病公之亟而死公
之速者未必人也地固有遠且惡於公之處者而未
遽死人固有衰且老於公之身者而未遽死碌碌者
存堂堂者逝不遺一老以相我 宗祊也信乎天之
不可恃而神之不可望也是無乃典禮彛倫天固叙

之而時或數之英豪儁特天固培之而時或摧之耶
天之所數強欲扶之天之所摧強欲留之人之不能
勝天也久矣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痛矣痛矣哀哉哀
哉世之所難於材者三器也才也節也有器而無才
則窒有才而無節則奪有節而無才與器則折三者
兼備方稱特達如公閎中偉量有其器矣敏識雄文
有其才矣若其操履之確樹立之卓尤有人之所難
及者端委廟堂儀刑百僚人固望於公陶鎔大雅斧
藻鴻猷人固望於公六尺百里盡瘁鞠躬人固望於
公以我 先王之壽考作人俊又林立大為棟棟小

猶榱桷而全才碩德善始善終邈焉寡儔者人惟推
公不幸百罹之會一網無遺芝蘭既摧松柏隨之殄
瘁之慘天實為之痛矣痛矣哀哉哀哉歷觀牒記倫
常之變百世一值貞臣烈士之邁其際者有異辭以
悟主有危言以動聽臣與主俱福世與道兩幸而公
遭罹厄會寸心如丹婉詞正言足以爭日月而動鬼
神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致君之忠翻成罪案錫類之
誠遂作厲階豈亦世道淪胥之機有非人力所能挽
回者耶然而世猶有望於公者蓋主上不欲處公
以死地抑有司之議而移公善地則固察公之忠矣

公之家居羸頓已甚嶺外之行人為凜凜既而神明
扶相素履安適意天之為此世界延公之遐祿也曾
未數月竒疾忽纏山頽榱桷虎倒龍顛聞公之歿者
行路傷心婦孺咨嗟士林相吊摧心銷骨而艱危之
象日甚一日悠悠世變于何其極不知公以長寐無
聰為快樂耶抑亦念及時事而有不得瞑其目耶痛
矣痛矣哀哉哀哉小子無狀早承型範受知之厚仰
德之勤實倍常品而公之謫也不能備執鞭之役公
之病也不能與舉扶之列公之喪也不能視含斂之
節喪車戾至亦既有日絮酒之奠猶後於人俯仰情

白雲集附卷之四
十一
義醜面明神惟當飭志厲操不負所學無辱公知人之明無隳公成物之德庶此心之昭感公無吐乎茲爵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弼雲李先生卒于北青之謫所諸孤以其年七月十二日奉輻歸于先兆其表孫而受業先生者曰羅州朴瀾就哭于垣次退而益隕感不能言也越十九日戊午始克為文以脯藍酒果虔奠于靈筵號天叩地再拜而言曰嗚呼天柱將摧地維欲絕百祇躩踞三靈縮瑟雷霆霹靂駢驚沓馳海濱山嶽交

涸迭移林林者失其所以林林總總者失其所以總總儀秦亡其辯賁獲喪其勇而先生以七十老病之人床席沉綿之氣揣其力則隻手障瀾也問其年則朝暮入地也三位台鼎既斷進取之志久擯田野亦非官守之責矧我先生榮衛雖瘁精神如昔其如利害禍福生死吉凶之說灼數而審定者固不待計之畢也先生顧乃猶爾而興倚枕而書不驚不惑寂如謐如波瀾橫挑風雨晝晦機穽內設羅網外逮以膏肓間之寢瘵開八十年之荆棘舉一世有知無知來慰而來別者率皆仰之涕簌簌也先生心晏然而若

將固有之也色充然而亦不自為得也積沙塞雲瀧
水隴雪居者肉死行者指脫而先生就之如得所樂
鞮屨素箴撼頓顛仆茫茫青海遙遙鬼門長夏囚山
坐席未溫天遽斯奪不我憇遺兩楹之夢翩然騎箕
嗚呼先生今不可作脩夜窈冥乾坤索漠載觀東旋
羣孤靡托天乎天乎疇能忍此痛矣痛矣嗚呼窮途
凶禍薄俗所避乃今聞先生之訃者莫不奔走後先
如哭親懿賻不絕書客不虛位蓋彼谿峒獷鹵之輩
溟瀚游泅之民非有義理談說之素平昔影響之因
也漬綿炙鷄其踵相接或有操文而祭者其氣烈而

其語合嗚呼噫噫是孰使之然哉不獨此也道路之
間街市之邊萬眾林立一口颺言嗟我相公而至此
冤嗟嗟吾曹宰相公之未耄庶幾其重入脩門而沃
我以大德熙我以壽域也其望之如舉口而待哺也
其傷之如稚幼之失怙也可見先生之聲能遠而澤
亦普也藉令環我疆橫目之生列坐而行集試以吾
先生正人耶邪人耶如是而發問吾決知與先生者
必十之九無疑而亦且十焉嗚呼人之嚮慕於先生
者不啻仰之如山斗信之如著龜則一人之心即千
萬人之心也固無事於比量而後知第其虐焰凶煽

能懾人於千里之外潛伺而射羣呶而起者已擠先生以死矣揚揚然自謂定是非於一世然而豚魚之微猶不可罔而况最靈者人其可非道而誑乎哉古語有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我先生之死也可謂天乎人乎是則先生之身可殺也而先生之言不可闕也先生之後可錮也而先生之道不可殺也雖謂之天定而勝人衆可矣嗚呼我外王母寔先生姊先生事之視同母子昔在丁酉之兵燹我家避兵於西鄙時先生奉使于上國屈郵蹄而來省撫我頂而提我耳漑其根而待其頽暨歲庚子之春有

先生之价將命自京余方就外傳而讀秦史作一書以上先生緘封之外有李丞相宅四字先生覽之莞爾其貌曰我姊氏之宅相嘉哉孺子其可教其歲之冬十月百口扶攜而西笑自茲函丈之間昕夕焉惟先生之所詔經史子集以至百為以恩以義是鍼是砥凡我小子之七情不爽而百體有司寒而衣飢而食者皆我先生之賜而誰之力哉實狂且戇到今並嬰乎禍羅迹已拘而腋不羽瞻北雲而長嗟前於風便奉先生之遠札期我以秋砧情則感而語則切宛遺墨之未乾承警咳之彷彿孰謂中夏幽問奄至大

呼狂叫五內震墜嗟嗟小子揆厥恩私當服衰經揆厥分義當築塲室我實匪人懷親拘俗援以同爨有醜面目嗚呼先生耿光萬口為碑然我家乘夫豈無辭收拾咳唾撰此行藏小子攸責何敢忽忘嗚呼世之期待於先生者地平與天成畢竟卓卓之樹立乃以一節而著名在先生其何憾嗟我東之無祿言有窮而紙有竟獨此情也無極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白沙李先生卒于咸鏡道北青之謫所越三朔七月始返柩於抱川故山之麓其門人延安李

明漢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走而哭而祭曰 先王之棄羣臣于今十一更燧矣其相臣之不以言獲罪於朝者蓋寡云而若乃其言之不少諱而至於不顧死罪之不少假而至於必置之死地而後已也則獨於我先生見之矣嗚呼若我先生者方可以見 先王於隧下矣先生以豪傑之才蘊經綸之志早遇 明主自致身青雲之上在論思也下無遺事而上無闕舉在風憲也庸邪斂跡而是非底定使之掌銓衡則玉石區而苞苴息使之握文柄則正聲張而瘡習除上難僨接之臣則先生介焉誠意乎而華使心服

上難專對之人則先生使焉忠赤露而帝疑水釋
綱紀修舉而贊襄之績著問首揆則先生也南北晏
然而刁斗之響絕問元戎則先生也內重而先生內
重外重而先生外重喬嶽乎一時柱石乎 兩朝佩
國家安危而為士林標的者二十有餘年而一言不
合於時輒退而高卧於三江七澤之間其於一切世
味泊如也及其驚波立至駭機驟發中外結舌惴惴
焉莫敢誰何先生獨以隻手扶綱常引經據義抗聲
大呼雷霆不能喻其迅賁育不能較其勇發在廷已
啗之口嬰出鞘欲加之刃其視伏桎梏就湯火不啻

若脫煩惱之域而登極樂之界則絕塞羈縻之難固
不足動先生一髮而卒為青海之魂亦先生素所定
者也傳曰非堯舜不陳語曰不畏義死豈先生謂耶
嗚呼若我先生者方可以見 先王於隧下矣噫天
生豪俊豈無意也蓋將致吾君也澤吾民也而又使
之崎嶇嶮岬終不得展其才者亦何意耶倘所謂天
道是耶非耶此古今之所共惜而吾道之日以癯者
也昔宋朝臣司馬光富弼之奉身而往也天下之執
不至於今日之已無可為而其往也亦不以中伏弩
而落文網也不過曰抹撥時尚耳優遊鄉社也猶且

為天下望其起者汲汲焉有甚於飢渴者之不能朝
暮待也賢人進退之機顧不重歟然則今之所謂往
者有止於優遊鄉社者乎有往而復還者乎手額而
惡乎待哉百身而惡乎贖哉已矣其不復為國家借
先生矣闢九地籲九天而祥鸞瑞鳳之儀霽月光風
之韻終不可得而復見矣於乎痛哉始漢之髮未燥
也已知有白沙先生不見其面誦其文逮挾冊登門
先生謂漢可教賜一言之褒而燕石之價長焉漢甚
無似雖不克副先生所期望而知遇之感竊自謂不
後於人矣顧漢身不可許人而事有所不自由者始

之不能僕役於踰嶺之日中之不能執燭於易簣之
際竟之不能執紼於蓋棺之後無似之負先生多矣
於乎痛哉先生之且踰嶺也以書抵無似曰飄飄洞
庭葉落向何方去病也曰觀我字體可知將卒也曰
吾是暫時人書凡三四至而語日益悽惋漢固已疑
矣而亦不料天奪之至此遽也天乎天乎倘所謂天
道是耶非耶於乎痛哉漢尚忍為哭先生文乎蘓軾
之祭歐陽公文曰上以為公惜下以哭吾私漢之哭
先生也亦云嗚呼痛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李景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故白沙相公李先生之靈嗚呼古語有之士之特立
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也此實公之謂歟舉世非之力行而
不感受垢遷北至死而不顧若公者可謂伯夷後一
人也且伯夷之叩馬而諫也時則有若太公望輩扶
而去之曰仁人也與公之謗言百車人爭按劍而起
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者為何如也然則其時之危而
言之難視伯夷為愈甚焉耳夫士之生世也或以文
章而鳴或以道德而彰或以勲業而立或以忠勤而

至或以功名而顯其於節義則蓋鮮矣至於特立獨
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噫煥乎其文簡古而蔚大而黼黻乎皇猷小而多銘
卿大夫功德者非公之文歟三躡台達朝野翕然身
佩安危一時皆慕者非公之德歟蛇從在野龍得返
淵勒鼎紀常盟府則有者非公之績歟 兩朝元老
一節夷險極身無貳終始不渝者非公之忠歟進途
早闢恩顧日渥相乎將乎輝映中外者非公之顯歟
蘭組瓊佩刮磨外累為彼不清缺作玉雪者非公之
潔歟棘木見血明讞不阿愠于婉戀出止東臯事序

不類人皆如響公獨能守死善道勇為人之所憚為者與疾投荒死而後已如其節也如其義也其信道篤而自知明力行而不顧者顧非伯夷之倫歟一之為難今公全備而兼有之何其偉哉噫獨扶綱常西山之節耶萬古不夜孤竹之風耶吾故曰若公者伯夷後一人也其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將並羨而共稱也嗚呼天故生之若有意也大限俄窮飯用米貝由戒者吾不我者何一去不復而以喪歸 聖上軫不憖之痛國人有云亡之歎錫爵復秩奠視龍驤而毒舌猶掉彼何為者有得有喪生不之

戚為榮為辱歿而寧憾施施坦坦可想乎冥冥而只念如我者情深師弟恩猶父子靜言思之寧不疚懷自春徂夏問訊綢繆書云水土不適舊病復作且其作字變常有不忍見而遣辭有倫精神猶在意以為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日埃勿藥誰謂承凶以公之忠烈而竟死於謫以公之賢德而不能百年天乎人乎嗚呼痛哉白雪揚州摻裾而別素車堅城執紼而迎往別來哭月繞六轂有隕如瀉五內焚灼日月易逝殷身已迫痛矣莫攀吾將安仰入門而如聞德音陞堂而若見魁然嗚呼遠矣何日而忘公孫我甥庶幾

白雲真附卷之四
相依展菲薄而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及第李貴使家豚時白遠具時羞之奠告祭于亡友故領議故李公之靈嗟嗟子常而至斯耶自古莫不然我獨何傷嗚呼吾少孤流落南中吾年十四始來京師吾少公一歲遇公戲謔之場仍與為友而交道日親及其長也吾寓與公相隣適公休官養病至於三年之久吾與公及李君擇中枕臂欹眠殆無虛日譁浪談笑爭長達夜此時相親豈知交義不過意氣相合未嘗欲一日相離也厥後知識漸長

相與勉焉曰與其外飾而無實寧內直而無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立心不苟行已卓然歷敷清顯馴躋台鼎霜蹄高步未嘗一蹶多經世變不一失身豈智力之所及乃自得之所由世之少公者多以隨波流俗容默模糊嘲公於我我每答人曰李公小事雖糊塗大事不糊塗松柏之節歲寒然後知之寒草之勁疾風然後驗矣時或反語於公曰我以大節答人之疑公者公其勉焉公每微笑嗚呼一言驚世萬古秋霜將頽之倫紀賴而復振已晦之長夜賴以復明誠所謂有所不鳴鳴則驚人有所不飛飛則衝天者也

白以真附卷之四
不惟我之知公如此公之知我亦無讓於我我昔為
油於世也凡知舊皆恐其油之染已避我猶恐不及
而公則坦然不以為嫌及其中年積謗熏天一時儕
輩舉皆疑我而公獨不疑豈其無由也他友徒知我
長不知我短故一聞其短並疑其長公則知我短長
故雖聞其短不以一短並疑其長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公我之謂也公我之間所信者心故肝膽相照如
簾如塤人莫之間往年公在東郊我居西庄匹馬相
訪或規或嬉達夜不厭翌朝告別兩情茫然不忍相
離早知如此何難更訪竟抱無涯之痛也及我之謫

也罪名甚惡人皆疑懼平生知舊或有訪我於家者
而身累罪名來別東郊者惟公一人而已一友不可
負如此而况負君父乎噫家兒時白氣質雖好學迷
其方庭訓無資方欲向學問師於我我謂曰今我儕
輩中可為人師者不可易得鰲老為人拔乎其萃汝
往師焉時白一往師焉中心深慕許以事一父在觀
志事不如情其尊慕之誠哀戚之情無異於鄭生忠
信以此知公之有諸已者能令人心悅誠服至於此
也噫公素絕世念性癖山水身縻簪纓心馳物外在
京公退之暇匹馬抽身時或與我共遊三角山溪流

較勝脚力於谿石之間我後不及羨公勇健豈知公
訃反先於我乎噫與公為四十狎交其言談舉止威
儀風度自少至老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其為人可狎
而不可慢可愛而不可侮事之疑於心者必於公問
焉公今捨我而逝於何考德而質疑嗚呼痛哉噫謫
來之初乃以讀書有味之意貽書於公公反戒我易
言使我益勉其志責望於我者滿紙縷縷追今記憶
感淚自下凡今之交皆以勢利相勉朋友道缺絕久
矣而公則望我以古道我實欺公厚負幽明愧古人
以忸怩在世之前庶幾追戒公言不負公望於泉下

也嗚呼以公天稟之高所欠者無師友之相助故處
事之際或未免有自任已見之失而晚歲覺悟乃知
人事之在於聖賢之書科日讀書無異勿學日知其
所未知非徒見識日益高明其尊道慕賢之誠比前
加隆倘使遇時而行志其功烈必光於前日矣惜乎
遇非其時而命亦不壽夭也奈何非但知舊之不幸
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噫公之在世也貪者廉而懦者
立君子恃而小人畏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
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君子以為無與為

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虎
逝則變怪百出舞鰭鱗而號狐狸嗚呼痛哉噫公之
被謫也舉世莫不悵然而失望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甚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
莫余追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壬辰之初 龍
馭西狩國事蒼黃滿朝袖手莫敢為謀請兵 天朝
公先倡焉竟恢重光之業到今國事之危疑倍於壬
辰而未聞有出一奇謀畫一長策以紓君父之憂者
九原難可作嗚呼痛哉噫項者聞公之謫乃以一書
貽公非不多其節義而所爭者公而見識之異同而

亦不可不辨也來書勤懇愚惑庶開而徐俟後日冀
聞一二豈意今日而至於斯承訃一慟萬事謬違嗚
呼樂易之容軒豁之度博洽之辭寧可得復見於斯
世也噫近世知己相繼云亡漢陰繞哭檜原又逝兩
友情義比公無異而自公之沒心若懸旌尤絕世味
追想音容或至達夜形骸雖存衰病日侵幾何不從
公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
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痛哉噫聞公之訃前夜公之
儀形依俛入夢愀然不樂如訴不平相戲相嘲無異
平素覺來一夢我意茫然即語家人輾轉不寐豈意

聖朝遽聞公訃無乃公靈先報我知而我實不知耶噫人之死生如夢一場夢時得失覺後何關未死之前我為公痛而已既死之後永與公遊夫復何傷噫聞公之訃非徒都下士女咨嗟涕泣至於遐方士子知與不知相與會哭為文奠之昔韓愈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古人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然則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抑又何悲噫公達人也凡於世故少無動念一見汪檄數日傷痛仍飲數盃長卧不起終

死國事在公何傷而如我頑夫被罪無名耳聞目覩尚忍苟存終與草木同腐還羨死者得所而但一息尚存儀形在目永言思之何日忘焉噫聞公之訃義當匍匐往吊而身縻罪繫葬不執紼心期百違竟未奔哭嗚呼此生辜負幽明緘辭百里以寓一哀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公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全義李命俊遣子顯基謹具酒果敬祭于故白沙李先生之靈文以侑之曰兩儀儲精三

靈叶祥盍然太和發舒文章一出瑞世鸞鳳其翔千
載遇際受知先王早陟亨衢裒益煒煌為蛇從龍
起顛存亡屹如喬岳填于四方沛如甘霖澤物浩穰
身都将相內外允康績追蕭葛德劓琦光片言格君
萬古綱常雷霆震撼天地顛僵劔履墜地扶病遐荒
隨運而化亦云舍葢蟬蛻塵臼倏至帝鄉言吊重華
申訴中腸理命之忒或正巫陽死生榮辱一何茫茫
命俊通家晚出竊附門墻夙承誨拔提獎俱臧荷德
既深報效無良承譴而南俯軫如傷分與童指蓋覆
罔量國士之知所不敢當國士之恩所不敢忘北向

一慟雲日蒼黃千里奠誠醜酒在觴尚饗

又

維年月日進士羅萬甲謹以菲薄之奠敬祭于李相
國之靈伏惟相國夙稟間氣天降大任德宇淵深容
量海涵餘力文章振耀一時自在布衣望屬相夔身
際昌期躡踐華貫國遭迍遭備嘗艱難功存執鞬業
著中興形圖麟閣職陞台庭聲聞華夷人稱柱石
兩朝元老一心王室未卒施為遽被逐斥即閑東
郊起樓無地綠野嘯詠獨樂五禩頃緣大論命收家
議一封血章倫紀賴存威冒雷霆勇奪三軍忠炳白

日事光青編羣舌如刀禦魅有北民手未加眷杵遽
輟一隅忠州生往死歸窮巷僻村無不垂淚忠定計
聞復官有旨中書還命何代無之事蹇身伸損益何
有九泉之下歸見先王業傳清白名永無窮嗟我
小子晚忝登龍謂我不鄙辱賜坐語親炙儀形溢蒙
獎譽都門一別地角天邊音書未憑凶聞先傳人之
云亡彼蒼者天嗚呼哀哉尤所痛者位望雖顯志未
大布年未老耄詎云滿德靈車千里已卽玄宅遠負
鷄絮一慟腸絕精靈之氣通達之識不作山河應為
星辰不亡有格微悃是伸尚饗

又

維年月日罪配人柳川韓浚謙以生芻漬綿之奠使
子會一代酌于亡友白沙先生之靈嗚呼人之相與
惟在誠悃百世非曠千里非遠公我之生一歲以差
公我之交古人是期其堅若菘其淡如水世俗所惡
公我所耻不矜于盈不歉于窮踈不較異暱不苟同
人情殊好兩無磷緇世途多熾一視坦夷弱冠相識
皓首如初惟心之契惟義之俱公惟與望早躋台衡
我附驥尾待罪列卿媿茲一人夙夜共貞方寸如丹
可質神明國難時訂喬木先顛風波振蕩萬事聽天

昔我竢命于彼郊圻公方遯荒來叩僑扉蹇驢角巾
舊日軒冕縞髮霜鬚七年顏面握手交蹶傾倒心懷
慷慨之極雜以詼諧將成契濶說盡平生連伴二子
宿戒遐征迨公受袂曾未一載地北天西屢易其配
我聞斯語日夕嗑唏網羅在身不能奮飛遞遣家兒
候公逆旅公曰此行爰得我所惟念昔疾未見今愈
恐孤恩譴溘然異土兒來復我我心如結關山莫
阻重以雨雪一日二日消息何如五月之初始寄一
書將求兄碣謂擬專入那知不淑已迫茲辰驚心楚
訃斷腸涪湄寢門之哭老淚傾河嗚呼天之生公或

者有意公之行世庶乎無愧三都廊廟位非不貴五
誓山河功非不蔚歸視其家宛一布衣少事恢疎時
有弛張大義分明常自激昂末梢一着砥柱天常千
尋之綆未測其深九牛之力難轉其心鼎鑊是甘彘
倫是植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我懷明甫寔公石友生
同夷險死有先後洋洋宣后陟降左右歸共冥班
始終無負願余窮纍墓木已拱九原之會朝暮可踵
惟其未亡是以深悲耿耿此心公必知之聞公旅櫬
首路舊塋遙歲薄具少洩余情江漢風流嶺海文章
今其已矣宇宙茫茫如其志尚暨厥言論世必有徵

吾不云云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李時白敬告于故相國李先生之靈
維靈天與間氣遠器夙成學回狂瀾文紹希聲有粹
其性樂道全真缺雅度宜人玉壺清輝和光濁世人
莫我測一筆風生義嚴辭直萬古綱常幾晦而明旋
遷于北萬里長程楹夢倏覺浩然全歸凜凜忠義青
史垂輝衮衣煌煌孰能補闕赤子容容誰是拯溺都
人士女異鄉殊俗莫不向風痛心號哭所過爭奠如
失如喪宸衷覺悟禮以官葬復位台鼎恩逮泉壤

嗚呼哀哉天地無心誰幹玄樞英藥夏落毒卉冬敷
禍淫莫驗福善卽虛小子失學質質迷方狂牡橫奔
荆棘路荒幸忝門徒躬奉德義面命耳提缺回車改
轍實賴啓發成我之恩卽均生育嗚呼先生奚至於
斯呼天莫問叩地無知人耶命耶何奪之速有感誰
解有疑誰釋攀號莫及知我者誰仰視蒼蒼日黑風
悲招魂無路長夜不明哭奠菲薄以寫哀腸靈若有
知庶幾歆觴尚饗

又

維年月日東陽申翊聖謹詣白沙李先生靈筵之下

薦其薄具哭而告之曰噫君子之任世道之責者必
當天下之至難至變幸而尊主而成功不幸而捐軀
而殉節若孔明之盡瘁文山之成仁皆當天下存亡
之幾任天下綱常之重者孔明不能復漢室於垂亡
文山不能紹宋祚於既絕成敗之數係之於天固不
足論也藉令漢室重光宋祚再紹不過為一時之烈
也以一人之身贊襄時艱恢中興之大業片言正君
樹萬古之綱常如先生者蓋未之聞也壬辰之西
狩龍濟顧不如益州之偏安時之至難也先生方執
中兵之旗握帷中之籌轉危而安揅亡而存可謂建

天下之殊勲矣致身於危難之際易立節於論議之
間難十餘年來國家多事釁故滋起事之至變也先
生居大臣之位不失其令名而卒能抗雷霆不測之
威武扶大東幾熄之倫彛可謂任天下之綱常矣大
節已立大功已唱先生之道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近之不厭遠之有望何
遽棄斯世馭氣乘飛超然於無何有之鄉乎嗚呼先
生之視今之世道為如何哉志士不得伸其堂堂之
議忠臣不得奮其眷眷之誠天地否塞日月晦盲後
死之民而誰與程一竿為辭輪坎長冥靡其及矣嗚

呼先生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人韓山李顯英謹以清酌庶羞敬祭于
白沙先生李相公之靈嗚呼哀哉先生去秋得痼疾
今春被譴謫雖曰康強已踰六十雖曰勿藥宿恙未
蘓惟時嚴風斷肌雪嶺橫天東郊一拜心知永隔淚
迸還掩慘慘告辭隨聞跋涉之勞不害神明刀圭之
憂便若去體意者天必相之迨其未衰而復有蒼生
之望也豈知平安之報屬耳愁遺之悲踵至民喪父
母國失著龜使余後生小子抱山頽樛摧之痛而莫

之能窮也嗚呼哀哉先生早以間氣生挺叔季瓌璋
卓犖迥拔俗子科臼中文襲兩漢筆追鍾王而視若
兒戲學透伊洛之宗而不屑屑於講明勲高寇鄧之
列而自韜赫赫之聲迹利澤之及物者不覺其深而
隱然有喬嶽之重奈何盜憎主人載鬼一車跋前躓
後雖不害於赤舄之碩膚荒郊遜野自斂調鼎之手
畢竟以一紙殷血扶人紀淑人心舉國之人囂然仰
首而稱者不出於平生巍煥之事業而願乃歸於一
言之重先生之所以報 先王忠 殿下者亦絕筆
於斯而已宇宙間前後聖培植之彞倫賴先生而不

白雲真附卷之四
二十九
墜我國家數百年教養之士氣賴先生而益增古之
所謂立言立德兩盡而無愧嗚呼哀哉世漸淆亂則
陳竇之忠未免大戮天亡事去則文山之節終見百
敗今日先生之啓手足莫是有天意於冥冥之中吾
儕小人無乃為無益之痛哉薰蕕之草十年有臭是
非之定百年未艾吾何必欣戚於今日而中山之書
尤慘於身後雨露之恩還徹於泉壤醫僕之微亦備
哀榮而三尺之封獨集顏烏則吾直欲籲天而無從
也嗚呼先生視平日得喪若弁髦而顯英以今日浮
議為深感其無乃重得罪於先生耶一杯長慟言不

能盡伏惟尚饗

又

維年月日前司直金溼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敬祭白
沙相公之靈天尊地厚五氣順成交感旁暢偉人乃
生養之不違作之邦楨受知 宣考早歲蜚英與平
湖難寵賚疏榮粵在壬辰扈 駕西行盡瘁艱危手
握中兵翊贊中興功冠諸卿逡巡退讓居寵若驚爰
立台階百揆仰成領首羣工輔理昇平遭慘釋負養
安南屏閉戶絕蹤墳典頤情人思耆碩國待著龜再
入黃扉相我明時談笑廟堂協致重熙不威不赫無

白沙集附卷之四
三
偏無私五登盟府帶礪山河體宣四道車馬干戈自
顧無能從事是辟厠跡清流走拜就列不鄙庸陋不
設畛域畀以西事俾討軍實酬效茂如屢蒙剪拂擢
授藩州征繕斯托規箴忠告友朋之責教道諄諄滿
紙深衷縱愧體行刻鏤頑肯及瓜而旋公乃居東進
退之間斯世替隆陶然一室意思冲冲頻陪杖履或
日以終携琴載酒坐了春風公雖投閒乃心 王室
逆豎連章事在不測雷轟霆怒勇縮剛折公獨瀝血
不避斧鑕敷陳大舜釋以經義堂堂忠節烈烈辭氣
日月長夜樑棟天地萬古彛倫賴以不墜寔是蓄積

夫豈偶爾獬犬羣起欲染牙齒人盡危公公處怡然
天鑑之誠終始曲全受玦蒼黃輿疾北遷風饕雪
虐道里踰千遣盡此君志在勉旃庶保歲寒不墜周
旋惟時賤子隨被重 譴恭竦嚴命屏伏郊甸嶺外
寄問辭旨懇倦遷路承顏擬遂至願那知騎尾未浹
旬月窮天之訣奄忽此夕嗚呼痛哉正氣熄矣龍亡
鳳殂大運一否嗚呼痛哉吾道窮矣泰山嶢巖仰之
彌崇溟海汪洋測之難量嗚呼痛哉今也則亡

又

維年月日行襄陽府使鄭燁謹遣酒果敢昭告于鰲

城府院君白沙先生之靈惟公德世師之文世祖之
黑頭黃閣進退安危喬岳重望談笑鎮俗丹心素節
到老彌確不負 聖明投北亦榮無愧神明泉下猶
寧於公為得有顛誰持萬事已矣天實為之餘生在
世只願無聰隻影踽踽嶺海之東臨風大哭知我者
公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下生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張晚謹遣
從弟張暉敬祭于白沙李先生之靈維靈經邦偉器
間世竒姿鳴鳳不虛漸鴻可儀爰從釋褐早際昌辰

名高藝苑望協台鈞三八相府協贊 兩朝光濟中
興坐鎮浮囂忠貞之節夷險不輟高潔之行始終如
一舉世好黨我獨無偏衆人皆醉我獨皎然蟬蛻濁
世式是百辟名播華夷功存簡冊世故多端心跡兩
乖東郊謝客萬事心灰一言媒禍千里投荒讒言鑠
骨 聖主好生歲非龍蛇國待著龜庶聞 恩命以
我公歸天胡不憖公遽至斯蒼生望斷多士疇依鳴
呼公之德量非我敢窺公之心事我實知之少焉不
羈卓犖竒士中年好學讀書窮理居洛十載造詣精
深學專於禮道得於心刊華剗藻以趨大醇今日儒

林蓋公一人所以松栢之操逢冬益茂經濟之望朝
野一口不朽者名難謚者天無瑕白圭何恨黃泉晚
從遊自童承誨平生薰陶益久仰德益誠許我殉國
警我愚冥公書在篋公語在耳人世何心失此知己
自公之北聞嬰疾疹封章乞命擬共流竄書未脫藁
訃忽到洛見事不早悔恨何及公亡幾日 王事益
艱死者已矣生亦何歡官冗在躬竟阻執紼瞻望新
陌有淚泉出草書雞酒遠餞逝魄庶幾格思歆此悃
幅尚饗

又

維年月日我白沙李相國卒於北青謫所其年八月
歸葬抱川返几筵于東岡之舊廬越一月丙戌朔丙
申日待罪人延安李廷龜始以清酌脯果之奠來哭
祭而侑之曰嗚呼天為吾東 聖君作焉必有名臣
以佐翼之箕斗會精海嶽鍾英寔生人豪際遇休明
凡公之為無所不豪鳳生丹穴五彩其毛鶴唳瑤臺
聲徹九臯冰壺玉鑑赤芾錦袍望若神仙超然自高
是公之豪形於儀標也接人雅量藹其和平霏屑清
言一座盡傾玉露翻空光風解愠是公之豪發於談
論也軒冕無心烟霞寄想佳辰勝景遇興獨往邀月

納涼迎風引爽是公之豪見於氣像也自出機杼刊
落陳言駸駸兩京臺臺開元渥注神駒不屑銜轅馮
駕橫驅逸氣超羣此則公之豪於文也臨池落筆一
瞬千行驟雨颯颯飛雪茫茫變態自竒天趣有餘此
則公之豪於書也拾芥一第平步金鑾主盟文席達
牙將壇年纜強仕位冠黃扉素履蕭然一介布衣視
鍾彛與台鼎不啻春夢一幻此則公之豪於宦也公
秉化樞與天周旋盡塞倖穴門常寂然一噓春雨片
言華袞英才積於藥籠故吏遍於藩閫本不預於鑑
衡終若浼於權柄此則公之豪於政也兵戈搶攘左

酬右答若不意會俱於理合雲行電決刃迎縷解應
之無迹不滯纖芥事若可為勇不顧前後知不可行
則袖手斂避此則公之豪於事也顛沛之際一節險
夷柱天勲業談笑了之宇宙再開浴日麗空功冠通
侯迹若無窮此則公之豪於功也癸丑之秋禍慘一
網有舍其沙擠公罪黨上未釋公公早自決匹馬
東門不俟終日如司馬之居洛而封爵猶在同鄭公
之釋位而祠祿亦廢此則公之豪於進退也廷議震
動人皆脅息從違之間立見鼎鑊公既遯于荒野雖
不言亦非公責公乃奮筆抗言竭盡平生所抱以隻

手扶植二百年綱常流竄困厄處之若嗜好此則公
之豪於處變守死善道者也於乎哀哉余於公生以
八年仕後十歲推公老兄視我猶弟同舍西朝煦沫
艱危接武樞庭迭唱墳簾附驥朝天載罹寒暑襲薰
春風三十年所心肝相炤榮落略同自我罹禍公亦
居東雪運尋門秋溪策杖一驢道峯公攜我往溪堂
共宿我歌公吟睥睨宇宙揚扨古今屬我西軒一夜
聯枕公憂我病戒我斷飲逮我病還杜門墜穴羣䟽
蝟起駭機將發知公有此我亦自知扶曳瘳羸訪公
河湄死生之訣嶺海長離半日傾吐一盃相將我啼

欲咽公淚在睚不盡之懷寓之短律欲書怕傳口號
為說曾未幾日而公之封章上矣又未幾日而余亦
席藁矣命洪波振壑赤牘交騁公之行遣無路就別
望望捷甯病足如縲過嶺之書喜行李之稍健抵配
之書云謫居之頗穩繼有三書公已病矣悲辭苦語
使我酸鼻余固疑公非復昔時覆書寬譬技淚寄詩
何知此日訃先傳而書不達是為朋知之私慟而余
之所以獨長呼而隕絕也於乎哀哉疇復如公一心
徇國疇復如公泰山喬嶽疇復如公壁立千仞疇復
如公易退難進安得如公坦蕩軒豁之抱安得如公

粹白水蘂之操邊鄙聳矣安得如公之贊理戎政鎮
伏四夷人心散矣安得如公之垂紳搢笏不動聲色
而能濟時危也斯文何所托善類何所恃朝廷何所
倚重民庶何所仰庇此固輿人之共惜而士林之攀
慕而不能已者也雖然人生何限大名難久哲人自
古然矣六十亦可言壽况國事無可為者終未知稅
駕何方日日驚心事事摧腸此時翮焉長逝瞑目九
泉冷然御風何異登仙公之此行益為豪焉如余者
衰白人間獨留不去親朋已盡誰與晤語彷徨澤畔
竟歸何處公賓帝所寧復我思俯視濁世應笑我生

之支離於乎哀哉昔我訪公公愛此廬公今返矣公
其樂歟穆陵之樹蒼蒼玉山之水湯湯羽蓋雲車
日侍先王公應樂此我又何傷公乎公乎盡我一
觴於乎哀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門生永平判官李聖求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故相國東崗李先生之墓嗚呼天眷吾東
帝賚良弼嶽降間氣星標異質志存拯濟學貫天人
立我兩朝儀表搢紳身兼將相勲在宗祊著龜
柱石邦國之楨誠深愛君出言無隱人憂不測聖

明寧忍北嶺脩道霜雪所積丹心糾結白首遷謫暮
歲殊方宿邁可任其頽安仰不憇難堪巷哭靡止時
議猶烈去國有魂歸朝無日追惟往昔竊忝非據瀝
血徒勞餉禍愈鉅今幸佩符獲典茲土隻雞青芻敬
酌塋墓風悲白楊一慟誰禁不泥者神庶幾來歆尚
饗

又

維年月日某官趙翼云云嗚呼自公之無於世也已
變一年之風霜其生也挺然出類衆所仰望其歿也
必不與人人同其秀傑之氣今在何方其下而為山

川之精爽上而為星宿之光芒耶其在 列聖之側
上帝之傍俯鑑下民之淑慝而降之慶殃耶其或哀
斯人之無知而復為賢人以壽斯道於無疆耶無亦
至於游魂為變無賢凡智愚之殊而同歸於飄散而
泯亡耶其生也以斯文為志世道為任 宗社是憂
生民是傷而今之國危民困一至於此則亦且憂愁
鬱悒於冥漠之鄉耶抑以為吾已去世世事非吾之
責而浩然而忘耶幽明一隔死生之情固莫測於杳
茫而其所已見於今而必知於後者士類之痛國人
之思久而不忘而其事蹟聲名將百世而愈彰嗚呼

自公之為宰相至沒凡二十有餘年而其間或為或罷在相位者蓋不能半焉其受命於板蕩之時出奇於搶攘之日卒定大難以安社稷如李鄴侯之於唐室其用舍進退係望民物而從容笑談風流鎮俗如謝安石之於晉國及其孤立艱危獨致悃誠如袁安李固之於東京至於斥死嶺海遠近茹痛如趙鼎趙如愚之於南宋公之為相始終大略如斯而勲績存於萬世利澤加於當時邦家之所柱石搢紳之所矩規小人之所畏憚君子之所依歸蓋其器宇之魁雄若龍虎之變化文辭之恣肆如驥駿之奔馳容物

之量浩如江河燭事之智明若著龜若夫位極台鼎而貲財無尺寸之長權兼將相而察選無毫釐之私好善之誠如已與有守義之固至死不虧此公之所以成大功致大位立大名為百僚師而賢愚之所共服而衆人之所共知也至於慕古力學乃在於齒髮之衰則此尤公之盛節而人或未必知之也蓋尊而下問敏而好學乃孔子之所許為文而實今昔之所難得豈復有黃閣元老白首晚節乃慨然於古人希洙泗而沂闕洛勤早夜而孜孜如經生之誦習哉蓋惟其稟天地之間氣為世間之人傑所以才望冠於

妙齡事業隆於壯歲進學篤於暮景志節著於守死
皆卓然人不可及不獨見敬於當年而亦且咏慕於
後世也嗚呼疊嶺連雲滄溟接天瘴癘之所侵加雪
霜之所先零憂憤之積既攻其內風氣之殊又銷其
形雖云脩短之在天實由人力之所營痛哉痛哉雖
然其所能困者身也而所不能奪者志守之堅貞其
所能夭者壽也而所不能隕者泰山之高名其所能
屈者一時之論議而所不能禁者舉世之悲情然則
公之所窮者小而大者實亨所辱者暫而遠矣其榮
蓋自古賢人遭困厄莫不皆然而以此較彼孰重孰

輕嗚呼翼之愚陋念自十年之前猥蒙知待得親君
子之威儀于時年以官賤名微公卿大人初無一人
識者翼亦未嘗輒至其門而獨公誤而見竒所謂過
而不視者日千萬人伯樂一顧而生輝雖其自愧無
似不足當大賢之期許而豈古所謂知己者非歟及
其得忝從班初亦不知何自而致茲其後聞於人乃
知出於陶甄之為然而公亦未嘗言翼亦未嘗謝者
本以至公相期公之所以待翼翼之所以望於公者
蓋如是區區雖不足說亦或今世之所稀嗚呼公今
已矣知我其誰山頽之歎絕絃之悲然則翼之所以

悼慟而不能自己者乃哀公之不可復見而已亦自
失其所依豈但痛邦國之殄瘁而同國人之歔歎唯
有益勸其守不負所知此尚可以庶幾公之返葬翼
方病伏海濱除命是辭不得從賓客門生之後執
紼以送靈輜而又為賤故之連仍使心期而百違絮
酒來奠乃踰一晷愧與悲而填膺汗與涕而交頤嗚
呼痛哉尚饗

又

維年月日正憲大夫行成鏡道觀察使上洛君權縉
敢昭告于卒領議政鰲城府院君之靈勲勞清白道

德文章晚節忠言萬古綱常秋霜烈日殲有耿光臨
江執紼敬奠椒漿嗚呼哀哉尚饗

又

有客以綿酒炙雞來哭于墓前
只留祭文不見守墓喪人而去

嗚呼相公間世人豪許國忠節有以身死不為利屈
秦良莫贖趙嗣何托炙鷄來過非為私哭嗚呼哀哉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

